借經問心 13

論語之子路篇



序言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十三篇《子路篇》的心得。

世事多變化，近年來世界各國疫情嚴重，各種災難頻傳，在在告訴我們要勤於修行，才得以化解災劫。此時乃上天賜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將給自己找回清靜的心性，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早日化解疫情，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二年二月一日（壬寅春節）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引言 …… 8
本篇人物簡介 …… 11
01 先勞與無倦 …… 12
02 仲公季氏宰 …… 16
03 知賢才舉之 …… 20
04 必也正名乎 …… 24
05 君子所不知 …… 28
06 名不正不順 …… 32
07 則禮樂不興 …… 36
08 毋所措手足 …… 40
09 君子於其言 …… 44
10 吾不如老農 …… 48
11 民莫敢不敬 …… 52
12 襁負其子至 …… 56
13 雖多奚以為 …… 60
14 身正不令行 …… 64
15 魯衛兄弟也 …… 68
16 居室合完美 …… 72
17 冉有載孔子 …… 76
18 既庶又何加 …… 80
19 既富再加教 …… 84
20 苟有用我者 …… 88
21 可勝殘去殺 …… 92
22 必世而後仁 …… 96

23 從政乎何有 …… 100
24 冉有退朝後 …… 104
25 吾其與聞之 …… 108
26 一言可興邦 …… 112
27 一言而喪邦 …… 116
28 近者樂遠來 …… 120
29 欲速則不達 …… 124
30 父攘羊子證 …… 128
31 直在其中矣 …… 132
32 夷狄不可棄 …… 136
33 士不辱君命 …… 140
34 宗族稱孝焉 …… 144
35 可以為次矣 …… 148
36 斗筲何足算 …… 152
37 必也狂狷乎 …… 156
38 不可作巫醫 …… 160
39 不能恆其德 …… 164
40 不占而已矣 …… 168
41 君子和不同 …… 172
42 鄉人皆好之 …… 176
43 不善者惡之 …… 180
44 說之不以道 …… 184
45 其使人求備 …… 188
46 君子泰不驕 …… 192
47 剛毅木訥仁 …… 196
48 可謂之士矣 …… 200
49 可以即戎矣 …… 204
50 以不教民戰 …… 208

引言

子路在孔門十哲中屬於政事科，在本篇中，一開始就談到與政事有關的問題，首先由子路問政開始，因而命名為《子路篇》，孔夫子回答說：「先之，勞之。」再請益，則說：「無倦。」接著仲弓為季氏宰，也問政，孔夫子則答：「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接著又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夫子則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路又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夫子回以「名正言順」並述其理由。

樊遲問學稼、學圃，夫子回以執政者做好好禮、好義、好信，即可使四方百姓襁負其子而至，何必學稼圃？孔夫子提醒從政者要活用所學，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又分析衛國的情況：「魯衛之政，兄弟也。」並稱揚衛國的公子荊很能知足，不與當時奢侈風氣為伍。在冉有駕車載夫子前往衛國的途中，說明執政者讓百姓富庶之外，還要教育。

在篇中，孔夫子說：「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說：「『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又說：「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展現其從政的信心與能力。並說明執政者要以身作則，是以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並對政事有敏銳的觀察，在冉有退朝太晚而加以關心詢問。

孔夫子對於魯定公所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給與詳盡的分析說明。對於葉公問政，夫子說：「近者悅，遠者來。」對於子

夏問政，則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夫子與葉公對於父子的「直」，有不同的見解。對於樊遲的問仁，則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對於子貢的問「士」，答以各種不同層次的「士」，使能更為清楚其內涵。這是孔夫子在實際應對上，做出靈活變通而合理的詮釋，足以為後人待人處事的參考。

在教學上，夫子以有教無類、因才施教著稱，曾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又說做事須有恆心，否則就如南人所言：「人而無恆，不可以做巫醫。」並告訴我們辨別人的方法，曾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告訴子貢辨識的方法：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又說明君子與小人的處事態度不同之處，又說：「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夫子對於「仁」，有「剛毅木訥近仁」的說法。在回答子路問士說：對朋友要切切偲偲，對於兄弟要能怡怡。最後說明一位真正負責任的執政者，要注意做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果平時不教導百姓如何面對困難環境去應戰，可說是不負責任。更詳細的內容，在後面以五十題加以深入探討。

本篇人物簡介

★衛公子荊

春秋時衛國的公子，字南楚，是衛獻公的兒子，在當時奢侈成風的時代裡，衛公子荊的樸實生活，可說是難能可貴。

01 先勞與無倦

【原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問政孔子回答　刻苦耐勞自己先達
繼續請益如何加強　不要厭倦時自省察

子路請問政事，孔夫子說：「執政者要先以身作則，還要能刻苦耐勞。」子路請求再補充，孔夫子說：「持續不要厭倦。」

領導眾人之事稱為政治，身為一個團體的領導者，必須要有使團體中的每一個人，過上好日子的決心。既然有如此的決心，那就必須充實自己的品德與才能，有了好的品德，才能感召賢才前來共同參與政事，能取用君子則小人自然遠離，服務團隊能夠任用君子，百姓必

然受益。有了才能自然能將執政團隊中的人才，因其才能給與適當的職位，使他能在職位上得心應手，發揮其才能為民服務。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季康子問政時說：「所謂的『政』，就是端正，先生能夠率先行正道，有誰敢不行正道呢？」是以執政者要將政事處理得好，必須要以身作則，如此所領導的團隊，自然沒有人敢敷衍塞責，整個團隊才能有所作為。

俗語說：「身教重於言教。」領導者自己帶頭執行任務，能夠不辭辛苦為民服務，自然在其領導下的人，就沒有人敢偷懶，行政效率自然良好，百姓當受到利益而感恩戴德。如果領導者本身偷懶，結黨營私，光要享受其權益卻不付出努力，下面的人當然就跟著學習，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如此一團糟的服務團隊，將使百姓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正事不幹專幹不正當的勾當，百姓受不了苛政猛於虎的日子，揭竿起義推翻暴政勢在必行，是以執政的領導者當要「先之、勞之」，才能使百姓心服口服，誠心配合完成政策，如此國

家才得以蒸蒸日上，國富強民安定。

俗語說：「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任何人事物都要經過長期的觀察，才能看出事情的端倪，只看表面或一時的情況，實在難以判斷其真情。執政者如果只憑口號，卻沒有持之以恆的行動去執行理想的政策，再好的政策也是空談而已，於事實沒有任何助益。不誠實的執政者，在長期的執政中，必然露出馬腳，一騙再騙致使百姓重度失望，必採取不合作，甚至反抗的態度，到那時已是窮途末路，自取滅亡了。是以孔夫子提醒子路，執政是長遠對百姓的服務，所以要有不厭不倦的精神，持之以恆的態度，才得以取得百姓的信任與愛戴，自然得以做到上行下效，政通人和，這是執政的目標。

治國平天下是執政的最高目標，然其基礎卻建立在修身齊家上，又齊家修身的基礎是在誠意正心，誠意正心的基礎在於格物致知，格物是要格除心物，讓心中所有的污染障礙去除乾淨，其實這種境界等於是讓人人成為聖賢仙佛，如此神仙的風格，能夠淨化娑婆世界成為

淨土，正合乎上天降道最主要的目的，讓人間成為淨土。其實人人本具佛性，只因受到人間習氣的污染，覆蓋了佛性而無法展現佛性的智慧功能，因而陷入五濁世界輪迴不已。只要我們能夠早日聞道並付諸修道，必然可以去除佛性上的污垢，回歸正道以契入佛性的本位，這才是執政最重要的目標。

修道修心是古聖王執政的重要目標，才能使社會得到真正的安定。濟公活佛曾經以《修道是佛》來勉勵我們：

非禮勿言是實語佛，非禮勿視是淨目佛；

非禮勿聽是淨耳佛，非禮勿動是淨意佛；

內心謙下是不高佛，應用不染是出泥佛；

因人說法是教化佛，猛勇精進是無畏佛；

諸善奉行是吉祥佛，自性不動是堅固佛。

02 仲公季氏宰

【原文】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仲弓擔任季氏家宰　問政孔子如何運載
夫子回答主事先行　赦免小過舉用賢才

仲弓（即冉雍）當了季氏的家臣，請問政事，孔夫子說：「各部門主管人員要率先做起，要能赦免小過失，並且能夠舉用賢能的人才。」

仲弓是冉雍的字，乃少昊的後裔，周文王之子冉季載，數傳到冉離，世居荷澤之陽，世人稱為「犁牛氏」。冉離娶妻顏氏，生長子冉耕、次子冉雍，顏氏死後，又娶公西氏，生下冉求。後公西氏聽說孔

夫子在闕里設教，命令三個兒子拜孔夫子為師。冉雍的品學兼優，為人寬宏大量。

依據《論語・雍也篇》記載：孔夫子說：「冉雍的才德，可以讓他當官。」仲弓向孔夫子請教子桑伯子的為人，夫子說：「他的為人能以簡約處事，還算可以。」仲弓說：「居心能夠敬慎，處事能夠簡約，以這種態度來處理百姓的政事，不也就可以了嗎？如果居心簡約隨便，行事簡陋敷衍，如此馬虎的行為，不就太過於簡約了嗎？」孔夫子說：「冉雍說的很有道理。」

又依據《論語・公冶長篇》記載：有人說：「冉雍本性仁厚，但不善於言詞表達。」孔夫子說：「做人要忠厚老實，何必要巧言善辯呢？用善辯來應付人，經常會惹人討厭。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但又何必用巧言善辯來應付人呢？」孔夫子又在《論語・雍也篇》對仲弓說：「雜紋的耕牛不能用來祭祀，但所生的小牛，毛色純赤而且頭角端正適長，正合乎祭祀的規格，有人雖然不想用牠來祭祀，但山川

的神靈怎捨得放棄呢？」可見孔夫子對冉雍的評價，是非常正面的。

仲弓於魯哀公十三年（西元前482年），也就是他跟隨孔夫子周遊列國回到魯國的第三年，此時已是四十一歲的他當上魯國季氏的家宰，因為初次當官，所以向老師請教為政之道。這是一種任事謹慎而負責任的態度，事先做好執政的準備，向有經驗的孔夫子請教，請老師能夠傾囊相授，希望能在任上為季康子做好事情。

一個國家的政府猶如一部機器，機器每個零件都要發揮正常的功能，才能運作順利，做出好的產品，以及如期交貨的信諾。政府各部門互相間都有連帶關係，必須任職的每個人員發揮其功能，行政工作才會正常運轉，行政效率才會良好，所以孔夫子在文中教導冉雍執政，必先將各部門整頓好，才得以發揮行政功效，是以說「先有司」。有司是古代對官府管事者的稱呼，因古代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所以稱有司。

執事的官員在辦公事時，有時難免會出現錯誤，身為主管人員，

應該要深入了解，發生錯誤的原因，做出必要的處置，如果是一時的疏忽，就應該要體諒其辛苦，先給予關心與勉勵，如果較為嚴重或多次犯錯，就要給予訓勉與告誡。如果不是很嚴重，就應該要多關心與鼓勵，不宜嚴懲峻罰，或給他難堪，這將會打擊執政團隊的士氣，孔夫子在此告訴冉雍要「赦小過」，就是不經意發生的小過失，應該要適度的赦免，使其工作的熱忱不至於失去。

執政要靠團隊，團隊中的人才要能慎選，必須有才能與品德者，才能為國盡力、為君王分憂、為民謀福利。因此對於每個部門每個職位，在選用人才時，應該本著公心，為國家舉薦人才，適才適用，才得以讓工作運作順利，這才是國家之福、君王之福、人民之福。絕對不可私心用事，結黨營私，搞得人事全非，讓行政倫理不復存在，行政效率必然不好，所以孔夫子告訴冉雍要「舉賢才」，政府機關唯有賢才任事，才能做出好的行政效率，為國家為領導加分。

03 知賢才舉之

【原文】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公續問如何薦舉　夫子教導賢者禮遇
舉爾所知不知人薦　自然之道合於天律

仲弓又問：「要如何知道是賢能的人才而任用他呢？」孔夫子說：「任用你所知道的人才，你不知道的，別人怎會捨棄他呢？」

做事情是一種態度，適合的態度來自於正確的觀念。正如《大學》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能夠明白事情處理的先後順

序，並加以謹慎實踐，步步為營，必然能獲得最後的成功。任用賢才也是處理事情的方法之一，然而對於廣大的群眾，誰是賢才？誰是蠢才？一下子要明白過來，並要能確實選用賢才，實在不容易。

然而人與人之間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自可從其平時的待人處事，知道其能力與品德，當我們認真觀察之後，知道是一位賢才，就要以誠懇的態度去禮賢下士，使得賢才能夠了解你的真誠，願意為你終身打拼，這正所謂「士為知己者死」，歷史的見證，足以證明真正的賢士，大多在乎他人的信任與尊重，如果能夠給與足夠的權力，以及適當的待遇，通常無不盡一己之才學，將所交代的任務，執行得有條不紊，並做出傲人的成績。執政者只要本身想為國家尋找賢才，必然肯用心去尋找，那些賢才必然會直接或間接地被發掘，並且要大公無私而有勇氣去任用，不怕他人的閒言閒語，對自己有信心，必然可以創造佳績，這是不變的事實。孔夫子在此鼓勵執政者選賢才的方法，只要「舉爾所知」，給社會上的人看到任用賢才的決心，自己所

不知道的賢才，自然會有人推薦，這端看選才者的作為。

孟夫子曾在《孟子‧告子下篇》說：「舜帝從田野中發跡，傅說從築牆的工作中被提拔，膠鬲從販賣魚鹽中被推薦，管仲從管理獄政中被選用，孫叔敖從偏遠的海邊被選用，百里奚從畜牧業中被買來。」這些賢才都是在各地各行業中被發掘而舉用，他們都沒有良好的背景與靠山，卻都擁有管理政事從事政治的實力，為當時社會創下不朽的佳績，成為歷史上膾炙人口的故事。

自古以來歷史上出現的賢才，首先都有不為人知的處境，在千錘百鍊的困境中磨練出來，正如孟夫子在《告子下篇》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欲成為有志的修道者，成為上天的賢才，必須要努力修道，前輩有《修道要實際》一篇好文，可為參究：

修道要實際，涵養內德容納眾生；修道要實際，提升心性轉化心境；
修道要實際，以身作則博施濟眾；修道要實際，效仿聖賢推誠布公；
修道要實際，正言闡道弘法利生；修道要實際，突破困難莫忘初衷；
修道要實際，放下執著心態調整；修道要實際，待人謙恭處事圓融；
修道要實際，明道行踐責任擔承；修道要實際，三不朽立綱常遵從；
修道要實際，懷德懷刑格物誠正；修道要實際，以身作則立竿見影；
修道要實際，精進不懈學貴有恆；修道要實際，正言講道弘法利生；
修道要實際，境中歷練智慧圓通；修道要實際，事中耐磨修煉真功；
修道要實際，琴心劍膽行修智勇；修道要實際，一股正氣剛毅堅定；
修道要實際，篤實光輝尊賢容眾；修道要實際，繼聖德業儒志愿行。

04 必也正名乎

【原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路請問衛君託政　孔子以為必先名正
子路不然說子迂腐　如此行政怎會有成

子路問說：「衛國的國君等待夫子幫助他治理國政，夫子要從何處著手呢？」孔夫子說：「必定先從正名開始。」子路說：「有這樣的事嗎？夫子未免太不切合實際了，何必要正名呢？」

唐朝韓愈在《師說》說：「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做任何事情都要專心去探究，才能有所成就，而且真有專業常識者，要多加

尊重，絕對不可以自己狹隘的觀點去指指點點他人的成就，以顯示自己的能力，如此的行為，最後的結局，不但不能展現自己的能力，反而自暴其短，自取其辱而已，所以說話必須謹慎，不可信口開河而不知量力，猶如螳螂擋車，自毀而已。

孔夫子因季孫氏接受齊國的女樂，致使魯君三日不上朝聽政，又不參加國家重要祭典，於是離開魯國，在五十六歲時經過衛國、曹國到宋國，在宋國受到司馬桓魋砍樹伐檀之辱，來到匡地又被圍攻，在五十九歲時再次到衛國，當時衛靈公有意想任用孔夫子，然因年紀已老怠於政事，因而作罷，夫子喟然感嘆，因而有《論語•子路篇》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的記載。本章所記載，乃衛靈公欲任用孔夫子前，子路與夫子的對話，由此段對話可以理解子路率直而魯莽的個性，也看出孔夫子教導學生的孜孜不倦，因材施教的端倪。

子路在孔夫子周遊列國時，經常隨侍左右，一直衛護著老師，

深恐夫子受到傷害，只是其關心的方式，由於其個性魯直，呈現與其他同學不同的風格，也因此讓孔夫子非常擔憂，在《論語・先進篇》說：「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的預言。這也在提醒我們，雖然在儒門聖人教導下，個人因自覺的功夫不同，淨化心性所下的功夫不同，最後的成就也不同。

孔夫子在《中庸》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做事情是先有充分的準備，成功的機率就大，反之，失敗的機會就多。所以子路搶先在孔夫子受到衛靈公重用的機會之前，先請教老師，要如何推行政策，孔夫子以「正名」為首要，但子路不以為然，馬上展現其耿直而魯莽的個性，用很不禮貌的口吻質問老師說：「有這麼一回事嗎？老師的說法太不實際了，何必要先正名呢？」言談之下，似乎他的從政理念比老師還來得先進與高明，這是非常不好的心態，也是十分不妥的行為，不是為人學生應有的作為，有失尊師重道的行為。雖然子路有其忠心耿耿的一面，卻也有其魯莽無禮的行為，其實來到人間修

持，也就是要修習性所產生的缺點，維持本性原有的優點。

學習的態度，必須謙卑而不恥下問，才能實得，正如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對子路所說：「仲由啊！平時對你的教導，你明白了嗎？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最後才能夠成為有智慧的人。」修道也是如此，必須向前輩請教學習，絕對不可因一時的成就而高傲。在此有古德一篇《修道十二心》，努力去實踐，才得以成就道果：

存天心立志學聖，慈悲心救渡眾生；
積極心須要持恆，真誠心待人謙恭；
感恩心不存怨憎，活潑心處事圓融；
謙和心培養德性，希望心迎向光明；
寬廣心一切包容，精進心寢饋其中；
平等心保持公正，喜捨心眾善奉行。

05 君子所不知

【原文】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孔子指責子路野蠻　君子不知不可怠慢
對於不知莫要發言　謙虛求知用心以參

孔夫子說：仲由（即子路）啊！你真是太魯莽了，君子對於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就不要發表意見。

凡是三思而後行，才不至於魯莽行事而壞了大事。有些急性子的人遇到事情暫時想不到辦法解決，心情一緊張就開始胡言亂語，文不對題的亂說一通，卻沒有考慮到，這麼一句話就壞了大事。要知道一言足以救人、醒人、續人慧命，使其人生從黑暗變成光明；一言也足以害人、蒙人、斷人慧命。難怪古人說：「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

喪邦。」輕輕的一言，竟有如此的重要性，豈能小覷？妄語、惡言、兩舌、綺語此四惡足以毀了我們一生，更甚者要生生世世受其牽累，豈可不慎？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因而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回答子貢問君子之道時說：「先實踐所要說的話，然後再說。」如此謹言慎行，才足以成為一位君子。尤其對於不知道的事情，最好問清楚了再說，以免所說與事實不合而自壞品德。是以君子言行舉止必須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絕對不可有粗暴不雅的言行，因此孔夫子在聽到子路出言不遜時，教導他說：「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語言是人與人溝通的工具，人品的成就，事業的成功，與言行舉止有著莫大關係。一個說話不修邊幅的人，往往得罪於人，有時會把好事給搞砸了，把好機會給弄丟了。孔夫子在《論語‧季氏篇》特別叮嚀說：「陪侍在君子旁邊，容易犯三種過失：不等說話的時機，卻搶先說話，稱為急躁；該說話時，卻不說話，稱為隱匿；沒有察言觀

色，就隨便說話，就是瞎說。」如此不當的說話，當然是自曝其短，自損人格，等同公開宣布，我的人品就是如此，導致未來的諸事不順，那又能怪誰呢？

說話要能看準時間，注重其功能性，才不會太多廢話而令人討厭，這就是所謂的「一言必中，千言無用」。孔夫子也曾在《論語・衛靈公篇》教導我們說話的藝術：「可與其人說的話，卻失去與他談話的機會，這就是失人；不可以與其人說的話，卻毫不保留與他說了，這就是失言。一個有智慧的人，既不失人，也不會失言。」話是對聽得懂的人說的，否則雞同鴨講，對牛彈琴，那只是白費工夫而已，最怕的是聽錯話會錯意，給自己及團體帶來無窮的困擾與禍害，那問題就大了，是以平時要做到謹言慎行。

依據《論語・憲問篇》記載：孔夫子向公明賈詢問有關公叔文子的為人，孔夫子問說：「真是這樣嗎？公叔文子不苟言笑，不取非份之財。」公明賈回答說：「這說話的人言過其實，公叔文子只是該說

話的時候才說話，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話；快樂時才露出笑容，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笑容；合乎道義的錢財才收取，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取得。」可見中庸之道的重要性，一切言行舉止都能夠做到恰到好處，使得人人都能認同而不反對，自然就會產生良好的效果，而不會出現反對聲浪的阻力。

有時說錯話在所難免，重要是要能承認、反省、懺悔、改過，以彌補自己所犯的過錯，才是真正要成為一位君子的行為。古德曾有《真心懺悔》一篇，可為我們修行的座右銘：

真心懺悔真懺悔，感謝上天大慈悲；
真修佛子有機會，另作新民免輪迴；
真修實煉不造罪，真功實善內德培；
真心誠意無虛偽，真人當家有作為。

06 名不正不順

【原文】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夫子續說教導子路 名義不正已離正途
名義不正則言不順 言論不順成事不足

孔夫子繼續說：如果名義不正，說話就不順理；說話不順理，做事情就不能成功。

名正言順是國家推行政策的基礎，齊家治國平天下，都需要正名，然而正名必先正心，正心是修身的基礎，正心要從誠意做起，誠意的基礎則建立在格物致知上，格物致知之後心性才能清淨，與大道自然能夠融通，順道者必昌，一切可以平安順利。所謂「正」，止於一也，一者大道之母也。行以正，足以回歸大道的根源。

老子也在《道德經》第三十九章清楚說明，「一」是真理大道顯現於萬事萬物萬象的原始，可稱為萬物之母，他在經中說：「自古以來，能獲得真理大道者，將會有如此的情形：天得此純一大道的真理，可以清明；地得此純一大道的真理，可以寧靜；神得此純一大道的真理，可以靈妙；空谷得此純一大道的真理，可以盈滿；萬物得此純一大道的真理，可以生長；侯王得此純一大道的真理，可使天下穩定。以上功能的顯現，都是由於獲得純一大道的真理所導致。天沒有純一大道的真理，就難以清明，恐怕會崩裂；地沒有純一大道的真理，就難以寧靜，恐怕會塌陷；神沒有純一大道的真理，就難以靈妙，恐怕會消失；空谷沒有純一大道的真理，就難以盈滿，恐怕會枯竭；萬物沒有純一大道的真理，就難以成長，恐怕會滅絕；侯王沒有純一大道的真理，就難以穩定，雖居高貴之位，恐怕會傾覆。」可見萬物的根基在於一，一的基礎沒能建設好，怎能有十、百、千、萬、億，甚至於更多。可見正名的重要，所以孔夫子在此說：「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娑婆世界包含多層次的時空，然其基礎還是從最基礎的點、線、面、體……累積而成，而這一切都是此心的作用，其中有無窮無盡的關係，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四章，說明了體用異同的關係，他說：「當大道展現安定時，較容易維持秩序；在事情未成形之前，較容易策畫預防。當事物還在脆弱的階段，較容易被破壞；在事情還在細微不顯明的狀態，較容易分散。所以在事情未發生前，應先做好妥善的準備；禍亂在未發生之前，應先做好防治的措施。多人合抱的大樹，也是從小草長成的；九層高的土臺，也是從小土石累積而成的；千里迢迢的行程，還是要從腳下的第一步走起。妄加作為必定失敗，妄加執著必然失去。聖人知道這些道理，能以無為應事，所以不曾失敗；能不執著，所以不曾失去。一般百姓不知其中的道理，往往功敗垂成。如果能夠時常抱持謹慎的態度，就不會出現失敗的情形。所以聖人所希望得到的，是真理大道與清靜無為，不希望獲得更多的慾望，

不以獲得難得之財貨為可貴；所希望學習的，是找回清靜的本性，不要學習無益於本性的知識，卻又回到眾人的習性。借著本性的感化，使萬物回歸自然而不敢胡作非為。」

來到人間最大的願望是找回自己的本性，因而要借著人間的一切來輔助，才是我們名正言順的生活目的，前輩有如下的指導：

修道修心，要修得清清淨淨；辦道盡心，要辦得歡歡喜喜；
刪改毛病，要刪得乾乾淨淨；去除脾氣，要去得徹徹底底；
綱常倫理，要做得圓圓滿滿；佛規禮節，要行得嚴嚴謹謹；
男女界線，要守得清清白白；聖凡錢財，要分得清清楚楚；
行善立德，要做得踏踏實實；待人處世，要真得誠誠懇懇。

07 則禮樂不興

【原文】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孔子又說事情不成　禮樂不興政事難整
直接影響刑罰不中　難怪社會諸多紛爭

孔夫子繼續分析說：做事情不能成功，禮樂就不能實施；禮樂不能實施，刑罰就不能得當。

凡是行為必有目的，為政的目的就是要國泰民安，但必須其思想先做好準備，行為要付諸實踐，才有機會完成目標。正如《大學》所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之至者，是說知道事情的始末究竟，有如此的智慧去訂定政策，加以努力的實踐，必然可見斐然的成果。

孔夫子告訴子路從政治理國家政事，更要知道為政的目的，更要一步一腳印往目標去實踐，才是執政者應有的態度。正名是告知行事的目標，讓百姓心理上有所準備，並使其明白執政的用意。先正名，再加以說明，使得百姓能夠知道政策的目標和做法，所說的話就能順理成章，百姓自然心服口服。如果目標不明，朝三暮四，經常隨意改變所說的話，百姓則無所適從，事情成功的機率自然減少。所發布的

政策無法得到百姓的信任與配合，如何能得民心而聚眾力。此時百姓已無法感受執政者的誠意，所制定的禮樂，本要來化導民心以配合政策的執行，誠如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所說：「做人沒有誠意去行仁道，禮儀對他又有何用呢？做人沒有誠意行仁道，音樂對他又有何作用呢？」諸事的運作沒能用誠心，自然禮樂就不能起作用。禮樂不起感化人心的作用，百姓內心無法安定，作奸犯科的事情不斷，雖然制定多如牛毛的法令與刑罰，也難以制止人們犯罪了。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法律治身難治心，唯有以禮樂道德來教化百姓，使其明白做人的道理，由心淨化做起，使人人知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才是根本的治國之道。正如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四章所說：「老百姓已被逼迫到忍無可忍，連死都不怕的時候，此時再以死相逼，又有何用呢？」做事要能依天意，順理成章去任事，才有成功的希望，歷來悖逆天意行事，最後能成功的事例，

實在找不到。所以文中說：「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我們來到人間，一生都在學道，為的是在人間找到幸福，出人間能回歸本位，這是人人的期待，然而學道必須學合乎天理良心的真理大道，而非自私自利的歪魔邪道。因而要向明師請教大道，並要認真學習，努力修辦，還要將自己的心得宣說與人分享，才有機會成道。濟公禪師的一段話，足以為修道者參考：

實在學道，探賾索隱尋根源；
實在修道，滌除玄覽禮恭謙；
實在講道，能言善法渡眾緣；
實在辦道，一步一印公心片。

08 毋所措手足

【原文】刑罰不中，則民毋所措手足。

夫子表明刑罰不中　無法規範百姓行動
必然出現一片混亂　全國人民無所適從

孔夫子再分析說：刑罰不能得當，老百姓就無所適從。

人人本具如來佛性，都是來自於無極的涅槃至善地，原本皆有一顆善良的清淨心，只因來到人間攀緣著境，增添許多習性，漸漸將本性污染覆蓋了，從此見不到光明的本性，於是產生智愚的不同，是以《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世人本具一顆善良的心性，所以說相近，因沾染不良的習性，於是離本性愈來愈遠。本性守不住，讓習性來作主，最重要是道德漸漸淪喪，鮮廉

寡恥，人們漸漸為了滿足慾望而作奸犯科，於是治理國家政事的領導者，為了安定社會秩序，不得不制訂刑罰，以預防犯罪事情的發生。

刑罰的制定始於皋陶。當時舜帝即位，命皋陶制定刑法，《左傳》昭公十四年：夏書記載：「昏、墨、賊、殺，是皋陶所制定的刑法。」所謂的「昏」，是指一個人奸邪醜惡，卻要搶奪別人的美名。所謂的「墨」，是指為政不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等。所謂的「賊」，是指濫殺無辜、肆無忌憚。只要有人犯有以上三種罪行，勢必要「殺」，即處以死刑。這個刑法成為中國最早制度化、系統化的刑法，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湯刑」，西周的「九刑」或「呂刑」，都是從皋陶的刑法發展演變而來，這種法治思想成為後世法治建立的重要典範。

相傳皋陶在斷案時，運用一種叫做「獬豸」（讀謝志）的上古靈獸。獬豸的體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類似麒麟，額上長一角，俗稱獨角獸。獬豸特別具有靈性，能夠明辨是非，辨認罪犯。當皋陶難

以辨清案情的時候，就將獬豸放出來，當牠看到犯罪的人，便會用角去頂他，如果那人無罪，就不會去頂。皋陶依靠獬豸斷案，皆準確無誤。皋陶在掌理司法時，還以「畫地為牢」，命犯罪的人自行入內，依規定的時間自禁其內，時滿自行離開，成為最早的監押方式，就是看管犯人的場所，這是最早的監獄，後人尊奉為「獄神」。

刑罰並非治理國家的主軸，原本是在預防，備而不用，希望能達於刑於無刑的最優良統治方法，只是在輔助國家達到安治而已。如果在情非得已，也要妥善用刑，以達到教化的目的，而非以報復性的懲罰，使受刑者不知悔改，更是懷恨於心，那就不是刑罰的目的了。而且制定刑法的條文要適度合於社會的情況，刑罰的量刑要合理，判案的法官要公正，執行刑罰要嚴格，才能使犯罪者知所改善，欲犯罪者有所警惕，如此明確的刑法，才能給百姓有標準可依循，人心才得以穩定，否則刑罰不公正，百姓無所適從，人心不安，將成為動亂之源，是以文中說：「刑罰不中，則民毋所措手足。」

淨化人心可以輔助刑罰的效果，讓每個人都能找回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八德，更可以此找回良心，每人都能主動守好自己的本分，讓刑罰成為具文，備而不用，才是治國的最高原則。為了淨化人心，濟公活佛給我們留下這些話，對我們在生活中修道非常有幫助：

在人生中求識透，在短暫中求不朽；
在無常中求時握，在作為中求無我；
從得失中求淡泊，從淡泊中求煉就；
從處世中求中和，從苦海中求解脫；
從煩惱中求快樂，從頹靡中求振作；
從懈怠中求奮鬥，從名利中求看破；
從修道中求無尤，從逆境中求忍受；
從笨拙中求勤能補拙，
從對待中求無你我，從奢華中求儉德。

09 君子於其言

【原文】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 是以君子名必可言　所言之事必可實踐
> 君子說話必須負責　不可輕率隨隨便便

孔夫子最後總結說：「所以君子做事必先定名，定名正確所說才能合理；所說合理，必定能夠付諸實行。所以君子對於自己所說的話，是不可以輕率隨便的。

《禮記・緇衣篇》載：「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是在提醒我們平時待人處事，言談要小心，行事要謹慎。稍有不慎，將使前功盡棄，毀於一旦。《十五條佛規》告

知我們修佛的規則，最後一條就是「謹言慎行」，正是提醒我們，縱使我們將前面十四條做得很好，如果不謹言慎行，恐怕最後成為徒勞無功了。做任何事情，出師必有名，名能正言就能順，言能順就能有效地推行，這就是做事的規則。然而這些規則都是心的作用，能夠明心見性的人，做事決不含糊，一切都能合情合理。了解前因後果的關係，是以不敢違背道理行事，當然成功的機率就會比常人要多要大了。

聖人的智慧高於常人，並非只有聖人有智慧，凡人也具有聖人一樣的智慧，只是被塵俗的慾望所覆蓋而已，如果能夠淨化心性，自然人人具有智慧，懂得依天律行事，就不會如子路對孔聖人所說的「正名」質疑，甚至於用不禮貌的語氣，自暴其短。是以在說話之前，當要三思，不可浮躁粗暴，一旦出口就難以收回，當受到報應時，再悔不當初，為時已晚了。治理國家政事，要達於國泰民安，當從格物致知做起，也就是找回清靜的本性，自然就能率性依據真理大道行事而

不偏離，可見治國要先治身，治身要先治心，治心是使心能夠淨化而見性。

是以平時面對事情，必須保持平常心，讓自己的心情平靜，才能夠開啟智慧，圓滿應事，不致有誤。黎山老母《明燈真經》教導我們說：「所謂靜心者，萬念不生謂之靜，一塵不染謂之清。欲見本性，必須心靜，心不靜，參禪難得通神；欲明其心，務宜性明，性不明，處事難得受益。先天之心，清靜無垢；後天之心，情慾有污。靜之一字，妙理無窮，養性克復先天之命，必須消除邪念；鍊命保全後天之性，務宜靜悟玄功。佛言明心見性，非靜不能明與見也；儒言窮理盡性，非靜不能窮與靜也；道言修真養性，非靜不能修與養也。是故定靜之功，乃是三教之命脈也。靜極則虛，虛極氣清，氣清大道則明；妙極則玄，玄極心悟，心悟真常則得。心靜則神清，心動則神昏。塵無風而不起，心無慾而常靜。非禮勿視，眼之靜；非禮勿聽，耳之靜；非禮勿言，口之靜；非禮勿動，身之靜。有慾念必除，有妄念必

消，有私念必戒，有貪念必滅。念消則私盡，私盡則慾除，慾除則陽純，陽純則陰滅。詩云：妄念一生神則遷，神遷六賊亂心田，心田一亂身無主，六道輪迴在眼前。性命之道，玄妙無窮。必知性命雙修，以臻其用。道在理氣，理不通，氣不聚，未可言道也。道在性命，性不養，命不鍊，未足言道也。性之於人，或優或劣；命之於性，或長或短，當知性要養，而命更要鍊。」可見來到人間磨練，必須要勇敢面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馬虎不得，疏忽不得。

濟公活佛提供修學明心見性之法，可為修道士參究：

活一天就學一天，低心下氣學聖賢；求問心無愧，開心睡覺也甘甜。

活一天就修一天，明明白白朝根源；處時時刻刻，我都要心存感謝。

活一天就辦一天，認認真真不埋怨；可造福人群，立品立志做聖賢。

活一天就做一天，腳踏實地道心堅；條條通大路，昂首闊步看藍天。

10 吾不如老農

【原文】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請教學習耕種 夫子回說不如老農
請問學習耕作花圃 不如老圃有所專攻

樊遲請問有關耕種的事情，孔夫子說：「我不如種田的老農夫。」又請教有關種花木蔬果的事情，孔夫子說：「我不如種花木蔬果的老園丁。」

俗語說：「天生我才必有用。」又說：「上天有好生之德。」又說：「行行出狀元。」又說：「一枝草一點露。」無不在鼓勵我們，只要我們能認真負責，做好自己的本分，上天絕對不會絕人之路。人

間事業無貴賤，只要能利益人群，換取自己的生存條件，任何職業都是要被尊重的。社會是一群人所組成，生活中的用品，牽涉甚廣，若都由自己去完成，必然難以做到，只要各自就自己的專長去服務人群，互助合作，必然可以建立安和樂利的社會。

孔夫子在本章回答樊遲所問的問題，是就事論事實際的回答，不因他的博學多聞而否定了老農與老圃的專業，這種尊重專業的精神，正是孔子之所以為聖的原因，就是要善與人同，誠如孟夫子在《孟子‧公孫丑上篇》所說：「子路，別人告訴他的錯誤，他就高興；禹帝，聽到好的言論，就給人行禮。大舜偉大之處，就是遇到善事就能認同他人，捨棄自己的不足，學習他人的長處，樂意學取他人的長處，來改善自己。從他種田、燒製陶器、打魚，一直當上帝王，沒有不是採取他人的長處。採取他人的長處來改善自己，是形同幫助他人行善啊！所以君子的美德，沒有比幫助他人行善更偉大了。」孔夫子的聖名，正是成人之美而來，不是炫耀自己的美德而排斥他人所得的

成就。

《易經・乾卦・用九》載：「見群龍无首，吉。」說明了要能善用九的陽德，才能夠正確適用在當用之處，使產生良好的妙用。乾卦的陽德，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等六個階段不同的情況，告訴我們在不同的階段，各有不同的應對方法，必須要恰到好處，才能有圓滿的成就，不可以固執一法，只要是在每個階段都要能圓滿達成任務，這就是「用九」的精神所在，以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尊重專業。

來到人間為人最重要的目標，必須要認識清楚，不外乎就是要了業了愿以明心見性，努力修德以找回本性回歸本位。於是每個人除了要能完成自己明明德的任務之外，還要能做到親民的功夫以成人之美，最後大家在互相提攜與協助之下，共同回歸至善的無極地。南屏

濟公在三期末劫，負有喚回母娘靈兒的艱鉅任務，於是到處飛鸞著書傳聖言以宣化，曾留下《南屏山的家書》一封寄給有緣的修道士：

不管如何，不要頓挫了你非凡的心。
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困鎖在混濁的現實當中；
不要把你的生命，埋葬在荒涼的世俗裡；
不要把你的理想，局限在短暫的名利中；
不要把你的希望，建設在浮沉的幻海裡。
生活不是求歌頌，而是求生命完美的實踐；
辦事不是求擁有，而是求眾生達本還源；
學識不是求文憑，而是求智慧、透徹、昇華；
修行不是求功德，而是求心靈純化、圓滿；
付出不是求回報，而是求大愛推廣於天下。

11 民莫敢不敬

【原文】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孔子評論學生樊須 不識大體小人之舉
上好禮義百姓敬服 上位好信民情不拒

樊遲離開後，孔夫子說：樊遲真是一個不識大體的小人物啊！在上位的人喜好禮節，那百姓就不敢不恭敬；在上位的人喜歡義理，那百姓就不敢不服從；在上位的人喜好誠信，那百姓就不敢不誠實。

所謂「上行下效」，居上位者的領導者是下位者的模範，上位者的作為通常會成為下位者學習的目標，因此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

非常注意，尤其是一國的國君，必須端正己身，才能使全國百姓走上正道，營造安和樂利的國家。是以《大學》載：「在家做好孝道的基礎，未來在外任職才能遵奉長上的命令；在家做好友愛兄弟的基礎，未來在外任職才能與同事共事；在家培養好仁慈的基礎，將來在職場上懂得如何帶領下屬。《尚書・周書・康誥篇》說：『就如同保護自己的嬰兒一樣。』內心以真誠的態度去追求，雖然不能達到目標，但也不會相差太遠。要知道沒有先學會養小孩再去嫁人的事情，只要隨時隨地把握機會，認真學習面對，許多事情自然能迎刃而解。只要從一個家庭實踐仁愛，自然就可以推展到整個國家都能實踐仁愛；只要從一個家庭實施禮讓，自然就可以推展到整個國家都實施禮讓。只要一個人做出貪婪暴戾的行為，惡風必會傳染，整個國家就會有犯上作亂的事情發生。只要仔細觀察，事情的因果關係其玄機就是如此。這就是所謂的，一句話說錯了就會壞事，一個人事情做對了國家就會安定，就是這個道理。」

所謂政者正也，就是指在上位的領導者所作所為所言所行正確了，下面的人一定能跟著做正確。上位的人思想作為偏差了，下面的人也會跟著偏差，這正是所謂的「上樑不正下樑歪」的道理所在。

《大學》載：「堯舜以仁道來統治天下，老百姓跟著學習，也都能行仁道；桀紂以凶暴來統治天下，老百姓也跟著學習，變得凶暴無禮。統治者的命令違反天理，老百姓就不會服從。所以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對於好的事情，必先要求自己做到，然後再去要求別人；對於不好的事情，堅決要求自己不要做，再去要求別人不要做。在自己的身上找不到寬恕的精神，卻一味地去要求別人要做到寬恕，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孔夫子在本章告訴樊遲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中庸》載：「君子治理天下的方法，要從本身的品德做起，要能得到百姓的驗證，還要考察夏商周三代先王的作法而不違背；行為能夠頂天立地，而且不違背正道；可質詢於鬼神，而且沒有懷疑；

百世之後等待聖人出現，也沒有疑惑。能質詢於鬼神而沒有懷疑，這就是知道天理；百世之後等待聖人出現，也沒有疑惑，這就是知道人性。所以君子的舉動，能成為世世代代天下人依循的正道；君子的行為，能成為世世代代天下人依據的法度；君子的言語，能成為世世代代天下人遵循的準則。在遠處可見其威望，在近處不為人所討厭。」能做到如此地步，就可以成為仁君了。

要當一位成功的領導者，必須培養良好的品德，這要從修心下功夫。心為萬法的源頭，心清淨必生智慧，有了智慧事事能依天理行事而不違背，培養智慧，平時要能做到：

說好話，慈悲愛語如冬陽；鼓勵讚美，就像百花處處香。
做好事，舉手之勞功德妙；服務奉獻，就像滿月高空照。
存好心，誠意善緣好運到；心有聖賢，就像良田收成好。

12 襁負其子至

【原文】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孔子繼續加以說明　上位執政克盡使命
四方百姓攜眷而至　莊稼不必親自經營

孔夫子接著說：能做到如此的地步，那四方的百姓，就會揹著小孩前來歸附，何必要自己去耕種呢？

士農工商各種職業人間不可少，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社會才會健全，國家才會富強，百姓才會安樂，自然能夠吸引他國的百姓前來居住。尤其在如今的社會，每個人的生活品質提高，都希望在自己為國家盡本份之餘，期待著領導的政府團隊能夠強化服務的機制，如此才得以使自己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此百姓與政府之間各盡己責，

相輔相成，營造一個康莊樂利的國度，他國的百姓當會想盡辦法移民至此，是以孔夫子對樊遲說：「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執政者只要能營造舒適的生活環境，讓百姓能安居樂業，就是已經盡責了，耕稼是農夫的專職，執政者只要給農夫創造樂在工作的環境就對了，何必自己去耕作呢？

孟夫子曾在《孟子・滕文公上篇》對陳相評論許行的言行，各種工匠本來就不可能一面耕種，一面做自己的行業，接著又說：「那麼唯獨治理天下的人，就必須做到一面耕種，一面治理天下嗎？本來官吏就有官吏的事情，百姓有百姓的事情。而且一個人要將百工的事情親自去做，然後才能使用，這將會使所有的人都疲於奔命。所以說：『有的人用腦力，有的人用體力。』使用腦力的人，可以管理人；使用體力的人，被人所管理。被人管理的人，養活人；管理人的人，被人養活，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在堯帝的時候，天下還不太平，洪水到處亂流，整個天下氾濫成災，草木長得快速又茂盛，禽獸成群地繁

殖；五穀不成熟，禽獸逼害人，野獸的腳印和禽鳥的足跡，在中國縱橫交錯。堯帝獨感憂心，選拔舜帝處理天下事務。舜帝命令伯益掌理火政，伯益在山林沼澤放火，禽獸有的逃跑，有的隱匿。禹帝疏濬九條河道，疏導濟水和漯水，使其入海；導引汝水和漢水，疏通淮水和泗水，使其流入長江，從此以後，中國才可以耕種獲得糧食。在那個時候，禹帝在外八年，曾三次經過家門而不入，即使他想耕種，可能嗎？后稷教導百姓種莊稼，培植五穀，五穀成熟後，人民得以養育。人類的生存之道，吃飽穿暖安居了，如果不加以教育，就會如同禽獸。聖人因此而擔憂，命令契當司徒，用人倫道德來教育，使得父子之間有慈愛，君臣之間有禮義，夫婦之間有區別，長幼之間有秩序，朋友之間有誠信。堯帝說：『敦促他們，糾正他們，幫助他們，使他們能找到自己的良心，再加以振興品德。』聖人為百姓憂慮，就是如此，那還有時間去耕種嗎？」孟夫子的這段話，更清楚將孔夫子所說的這一段話作了詮釋。

可見我們活在人間，能夠做好自己的本分，完成自己的工作，就是在幫助別人，就是在做善事，濟公活佛曾說：「認真生活即修行。」因此下面這些話，我們可以好好去探究，修行就在其中：

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給自己正面啟示，告訴自己：

我是一個快樂的人，我是一個健康的人，

我是一個和氣的人，我是一個善良的人，

我是一個慈悲的人。

今天的我，將會是美好光明的一天；

今天的我，將會是光明清靜的，沒有煩惱的；

今天的我，將會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

今天的我，將會過得非常充實、非常的好。

13 雖多奚以為

【原文】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讀誦詩經三百餘篇　未能達理善於應變
出使四方不能專對　滿腹經綸行事卻偏

孔夫子說：「讀了《詩經》三百餘篇，如果交付給他政事，還不能通情達理處置妥當；奉命出使他國，仍不能隨機應變以完成使命。雖然滿腹經綸，又有何用呢？」

《詩經》共有三百零五篇，分為《風》、《雅》、《頌》三部分，是記錄古代各國正樂及祭祀音樂，以及民俗風情的文獻，對於執政者來說，是一部可以用來作為主導或輔助政治，釐訂制度的重要參

考經典，因而孔夫子在《論語・陽貨篇》對弟子說：「同學們！你們為何不學《詩經》呢？《詩經》可以啟發智慧，可以觀察事理，可以和諧群體，可以抒發情緒。就近而言，可以服侍父母；就遠而言，可以事奉君王。還可以多了解鳥獸草木的名稱。」可見《詩經》所記述的內容，與生活離不開關係，既可增廣見聞，又可啟發智慧；既可觀察事物萬象，又可促進團體和諧；在家可用來侍奉父母，出外可以服從長上領導；既可抒發情緒，又可以了解大自然。這正是執政者不可缺乏的條件。

孔夫子在《論語》曾經對他的兒子提醒過，學習《詩經》的重要性，一次在《季氏篇》對孔鯉說：「不學《詩經》，說話就難以合乎情理。」又一次在《陽貨篇》對伯魚（孔鯉的字）說：「你學過《詩經》中的《周南》、《召南》兩篇嗎？為人如果不學習《周南》、《召南》這兩篇詩，就如同站在牆壁前，既看不到前方，也前進不了。」《二南》共二十五篇，其中有的歌頌愛情，有的歌頌勤勞，有

的揭露戰爭帶來的災難，有的描寫人生的規律，還有述說社會的等級制度。主要在說明家庭的和諧、男女的交往、社會的風俗、等級制度的重要性，強調修身、齊家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可見《詩經》歷來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發揮了重要的功能。此理不能通達，必然處處碰壁，如何立足於社會？

孔夫子教導學生，要先己立，然後才能立人，要己先達，然後才能達人。從格物致知徹底做起，才能誠意、正心才得以將己身修好，然後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順序是不能變的，如果想要快速完成而亂了順序，就無法達成任務，所以在《論語‧學而篇》說：「為人子弟，在家中要能克盡孝道，外出服務社會要能尊重長上；言行要謹慎，而且要信實；要廣泛地愛護眾人，而且要親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能夠如此去實踐，還有多餘的心力，就多去學習文章典籍，以增廣見聞。」學習《詩經》能夠增廣見聞，增長知識，必也要懂得善用，才能對事情有所幫助，若只是紙上談兵，無濟於事，那有何用

呢？奉君命出使他國辦事，為國家折衝。一位稱職的外交官，能為國家爭取利益，能化解兩國之間的衝突，避免戰爭的損害，有時可敵百萬雄師，或者經商的獲取鉅利，豈可小覷？是以孔夫子提醒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我們一生都在學習，尤其逆境可以增長我們的智慧，是以彌勒尊者，有一篇《逆為增上緣》，可供我們修行的參考學習：

在挫折之中不忘上進，在失敗之中不忘堅強；
在窮困之中不忘行持，在艱難之中不忘了愿；
在苦惱之中不忘歡樂，在分歧之中不忘同一；
在造罪之中不忘懺悔，在忘過之中不忘自新；
在獲得之中不忘施捨，在嫌隙之中不忘慈悲；
在逆境之中不忘樂觀，在難捨之中不忘犧牲。

14 身正不令行

【原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當家執政行為正當　不用命令人民正常
本身不正雖令不從　國家政治很難明朗

孔夫子說：「執政者本身行為正當，不用下令百姓也會實行；如果本身行為不正當，雖然下令百姓也不會順從。」

領導統御是一門學問，做得好，整體上下一心團結合作，欣欣向榮，國泰民安；做得不好，整體一盤散沙分崩離析，互相仇恨，垂頭喪氣，國亂民憂。端看領導者一人的領導風範，真可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正如《大學》所載：「在上位的人能尊敬老人，在

下的人自然跟著學習而興起孝道；在上位的人能敬重長上，在下的人自然跟著學習而興起悌道；在上位的人能體恤孤兒，在下位的人自然跟著學習慈悲而不背道違理。所以品德高尚的君子，平常能實施以身作則、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如果厭惡上位者的作為，就不要以此對待下位的人；如果不喜歡下位者的作為，就不要以此對待上位的人。如果厭惡前面者的作為，就不要以此對待後面的人；如果厭惡後面者的作為，就不要以此來對待前面的人。如果厭惡右邊者的作為，就不要以此對待左邊的人；如果厭惡左邊者的作為，就不要以此對待右邊的人，這就是所謂的『絜矩之道』。

《詩經・小雅・南山有臺篇》說：『能夠使百姓心悅誠服的國君，就如同是百姓的父母。』老百姓所喜好的，他也喜好；老百姓所厭惡的，他也厭惡。如此可稱為百姓的父母。《詩經・小雅・節南山篇》說：『巍峨高大的南山，岩石聳立在其上，盛德威赫的尹太師，人民都如觀瞻南山一樣敬仰他。』具有統治國家大任的君王，不可以

不謹慎。如果觀念作風稍有偏差，就會被天下人討伐、殺戮。」可見統治者所推行的政策合民意，百姓一定會傾力相助；如果違反民意，終究會眾叛親離，是以孔夫子在此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自古聖王對於本身的要求甚嚴，國家出現異狀，就會自我檢討改善，將所有的過錯歸罪自己而不怨天尤人，《論語・堯曰篇》載：堯帝告訴舜帝說：「舜啊！上天的運數就落在你身上，你要盡力奉行天命，實行中道。如果天下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上天的祿位就會無限期終止。」後來舜帝傳給禹帝時，也以這些話告誡他。成湯向天帝禱告說：「在下履（商湯）冒昧的以黑色雄牛當作祭品，明白地秉告偉大的上帝：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上帝的臣子，我不敢隱蔽不任用。一切上帝早已看得很清楚，如果我有罪，不要連累天下的蒼生；如果百姓有罪，罪過由我一人承擔。」古代聖王皆是如此，足為後人敬仰與學習。

自古來聖王的風範，都能做到大公無私，以天下萬民為重，從不自私自利而結黨營私。有過失自我反省改善，有功都歸於上天，或者稱讚人，成人之美，絕對不會與人搶功勞。平時總是默默面對生活中的各種考驗，從中去學習以增長智慧，不曾不滿現狀怨天尤人，卻善用逆境，古德說了以下這段話，可為我們生活歷練的參究：

凡人都是生活在福中不知福，不滿現狀。

但要知道人生：

不涉險峻，不歷風波，不知坦途之福；

不受凍餓，不曾飢寒，不知平安之福；

不染疾病，不處苦痛，不知健康之福；

不逢苦極，不經流離，不知太平之福。

知足常樂，能忍自安。

15 魯衛兄弟也

【原文】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孔子評論魯國衛國　兩國政治兄弟之伙
追溯源頭同一祖先　情況類似相同結果

孔夫子說：「魯國和衛國是兄弟之邦，其政治的情形也差不多。」

魯國與衛國在政治上的兄弟關係，分析如下：

一、魯國與衛國兩國，原本都是出自於西周初期，周武王所分封的諸侯國，魯國是周公的封地，衛國是康叔的封地。康叔和周公都是周武王的弟弟，在九個兄弟中，兩人的關係最為親密，所以稱兄弟之政。

二、兩國的始祖是兄弟，他們的政治情況也如同兄弟一樣，兩國相鄰互相聯繫也一直很緊密。

三、在周朝初年，兩國的民風都很純樸，周公和康叔都是屬於聖君，國家的政治都治理得非常好，人民都能安居樂業，就如同兄弟一樣。到了周朝末年，兩國的民風一起敗壞，每況愈下，政治逐步惡化，差不多一樣衰敗，二國的情況有著相似的經歷，同起同落，可說是難兄難弟。

四、到了周朝末年，魯、衛兩國都成為中等的弱國，同時受到齊國、晉國兩大強國的控制，幾乎成為兩大國的附屬國，只能聽任擺布，猶如兄弟遭受同等的命運。

五、在孔夫子的時期，兩國夾在齊國、晉國兩大國之間，受到他們的控制，形成左右為難的局面。如果跟齊國好，就被晉國所打擊；如果跟晉國好，就被齊國所打擊。為了尋求庇護與安全，不得不與霸國結盟，但卻任人宰割，多次參加也多次反目，總之吃虧的

機會多，佔便宜的機會少。

六、魯、衛兩國的國君都沒有實權，國家政事都受到朝廷的卿大夫所制約與操控，成為傀儡君主。君王軟弱無能，對內對外都毫無主見，只沉迷於暫時的粉飾太平中度日。

七、魯哀公與衛靈公都想要重用孔夫子，但都下不了決心，因為都受到朝中大臣的反對，最後作罷。孔夫子在周遊列國時間，在衛國停留最長，也受到衛靈公熱情招待，在物質上也給孔夫子較高的待遇。衛靈公經常向夫子請教政事，特別希望得到夫子在軍事上的指導，卻對夫子所倡導的仁政思想，並沒有興趣，使得孔夫子不得不離開衛國而前往他國。

八、春秋末年，大部分掌權的大夫掌理政權，擁有實際的控制能力。魯國主要控制在季氏、孟氏和叔氏三個大夫手中，其中季氏的權力最大，魯哀公要聽他們左右，加上魯哀公本身也沒有治國的能力，是以一蹶不振。衛國的政權雖不是旁落大夫手中，卻被其夫

人南子所掌控，衛靈公也無可奈何。

九、兩國的大臣不要孔夫子管理國政，深怕自己的權益受到削弱，於是朝中大臣用盡辦法阻止孔夫子參政，總是狼狽為奸，使得夫子不得不離開，賢才不能參政，於是結黨營私，國政當然衰敗。

十、孔夫子希望在魯、衛兩國推行仁政，恢復周公時以禮樂治國的景象。魯國是夫子的祖國，還曾三次到衛國尋找機會，結果令夫子非常失望。

基於以上，孔夫子才感嘆說：「魯衛之政，兄弟也。」此話也在提醒我們，平時做事要懂得檢討反省自己，才不致於遭到惡劣的後果。濟公活佛以《凡事檢討自己》一文來提醒我們：

多檢討自己，別反省別人，戒律乃為修己利人，而非用以檢視他人。正己化人，嚴以律己，而非嚴以律人，寬以待己。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不是因為他們不會犯錯，而是他們懂得凡事檢討自己，才能守住純真。守戒，守住自己的自性，戒除我執我念。

16 居室合完美

【原文】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稱讚衛公子荊 善於居室及時應景
不重虛榮知足常樂 內心完美樂天知命

孔夫子稱讚衛公子荊說：「善於整理住家，家中器物剛有時，就說：『差不多很合適了。』稍有增加時，就說：『差不多很完備了。』等到富有時，就說：『差不多很完美了。』」

《禮記‧禮運大同篇》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

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治國平天下的藍圖，也是世界大同的實踐準則。然而世界大同要建立在每個人的身心修養上，做到修道修心，淨化心性，平時的生活應驗在知足常樂，樂於助人上。公子荊是衛獻公的兒子，生在權貴家庭，在當時奢侈成風的世代裡，不被頹風陋習所影響，還能保持純樸知足的君子風度，於是受到孔夫子的讚賞，而有此章的記載。

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作為，並非一般人所能做到，尤其在物質條件俱足的情況下，還能保持清純儉樸而不浪費，這是何等困難的事情。《論語・學而篇》記載：子貢說：「生活雖然貧困，卻不諂媚乞求於人；生活雖富有，卻沒有驕傲的氣息。有如此素養的人，其品德如何呢？」孔夫子說：「算是可以了，但還不如處貧困能安貧樂道，處富貴還能夠謙恭有禮的人。」子貢說：「《詩經・衛風・淇澳篇》說：

『猶如處理象牙、骨角、玉石一樣，必須要經過切磋琢磨的程序，才能成為有價值的器具。』就是這個意思嗎？」孔夫子說：「賜啊！現在開始可以和你談論《詩經》了，告訴過去的事情，就可以推論未來。」能夠如衛公子荊在富貴的環境中保持純樸的本性，真是難能可貴，因此受到孔夫子的稱讚。

人間真正的富貴，並非擁有名利情愛，以滿足心中的虛榮，而是能安詳過日子，不為外境的貧富窮通所影響，保有樸實的平常心，才能契入大道，才是真正擁有無窮的財富。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二章說：「修道士當知道大道是萬物奧妙的根源，是善良本性所具有的珍寶，不善良的習性也想要獲得的珍寶，只是智慧被習性埋沒而無法認知而已。大家都知道，美好的語言是很有價值的，尊貴的德行是會受人尊重的。不善的人其實也具有美好的本性，只是被覆蓋而不能展現其功能而已，怎麼可以放棄呢？所以在人間擁有天子或三公的福報，擁有美玉車馬等的財富，實在比不上擁有大道的尊貴。古德告訴

我們，這大道是最為尊貴，為何不天天努力去修道，以獲得寶貴的大道呢？借著大道以消除累世的罪孽呢？由於大道有如此的價值，所以能成為天下間最可貴的珍寶。」

我們今日有機會來到人間，是一件值得我們慶幸的事情，自古以來千經萬典，諸聖仙佛所言，無不在強調人身難得，惟有人身才得以修道，可以成就聖賢仙佛回歸本位，才可以從充滿五毒的苦海中解脫出來。因而我們必須早日覺醒修道，以找回上天賦予我們的珍貴本性。濟公活佛為了度化世人，叮嚀我們下列的話，以幫助修道人，希望大家能深深體悟，並且加以落實：

眼觀諸相莫住塵，耳聞音聲勿動心，鼻嗅芬芳神莫遷，舌嚐美味勿染薰，
身在塵境莫逐塵，意守玄關妄不生，六根不隨六識轉，縱在紅塵亦超塵。
觀空無我心自在，如在蓬萊復我真，千般煩惱鎖心頭，原來執著心未休，
若懂放下隨緣過，自在逍遙覺路修。

17 冉有載孔子

【原文】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

冉有駕車孔子適衛　一進城門眾人聚會
人口眾多熱鬧騰騰　從其外貌可見煌輝

孔夫子前往衛國，冉有替他駕車，孔夫子說：「人口真是眾多啊！」

依據《孔子世家》記載：魯定公十四年，孔夫子在魯國擔任大司寇，並兼任相國之職，誅殺亂政的大夫少正卯，三個月的功夫，魯國大治，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齊國非常恐懼，於是送了一批美女，以便迷惑國君弱化魯國，經手權臣季桓子送給魯定公，受到美女的迷惑，三日不早朝，於是孔夫子帶了一群學生，離開魯國，先到衛國

去。於是有《論語・微子篇》：「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的記載。

衛國與魯國素來有兄弟之國的稱呼，衛國介於列強之間，國勢雖弱，由於學術風氣頗盛，歷來培養出歷史上的頂級人才，如吳起、商鞅、呂不韋⋯等人物。孔夫子在衛國雖沒有受到重用，卻受到衛靈公的禮遇，所以在衛國一住就是十年，在此期間培養不少的子弟，其學生子貢與子夏都是衛國人。孔夫子周遊列國共十四年，從魯國離開先到衛國，最後又經衛國回到魯國，衛國可稱為孔夫子的第二故鄉。當他第一次由冉有駕車，許多學生陪侍進入衛國時，看到其人口眾多，所以驚嘆的說「庶矣哉！」

國家人口要眾多，必定具有其適合居住的條件，正如孟夫子在《孟子・梁惠王上篇》回答梁惠王增加國家人口的政策時說：「治理國家，只要不剝奪農民耕作的時間，那穀糧就吃不完了；不拿細網到池中捕魚，那魚鱉等水產就吃不完了；砍伐山中的林木有定時，那材

木就用不完了。穀糧和魚鱉吃不完，材木用不完，如此可使百姓供養生人，安葬死者，不會感到遺憾了。養育生人，安葬死者，就沒有不足之處，這就是王道的開始。五畝大的住宅旁，能種植桑樹，那五十歲的人就有絲帛衣服可穿了。雞和豬狗等家畜，不要耽誤其繁殖與飼養的時間，那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就有肉可吃了。百畝的土地，能適時耕作，那數口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餓了。謹慎地辦好學校教育，反覆地闡揚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道理，那頭髮斑白的老人家，就不必再負載重擔行走於道路了。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可穿絲帛衣服，而且有肉可吃，百姓不遭受飢寒之苦，然而還不能行王道於天下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學》則說：「《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殷商在還沒有失去人心的時候，其作為還是能夠符合天意。請以殷商為例作為鑒戒，要保有天命實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守正道就可以獲得眾人的心，而保有國家；失正道必然失去眾人的心，而失去國家。因

此一位有德的君子，必先謹慎於內德的充實；內德充實，必能感召人才；人才聚集擁護，必然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會有財富，有財富才能供給眾人使用。德是根本，財是枝末，如果將本末倒置，內外易位，這將會引動百姓爭奪利益。所以君王致力於聚財斂貨，民心就會離散；君王如果能夠散財於民，照顧百姓，必然獲得民心，使民心聚會而服從聽命。」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們無論是誰，都應該順合道理行事，培養美好的品德，才會有好的結果。

要享有美好的品德，必須要大公無私，平時要能去私慾，是獲得善果的必要條件。濟公活佛有《歸空》之善文一篇，供我們學習：

要讓自己的心歸空，心量才能擴大啊！

由於歸於空，才能彌六合，才能來去自如啊！

既是歸空，就能與天地合一。

既與天地合而為一，就應秉持天心。

天心是大公無私，天心是很自然、很無為、很公平。

18 既庶又何加

【原文】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冉有此時向師請問　人口眾多如何更穩
使民生活更為富足　如此才能遠離窮困

冉有說：「既然人口眾多，還要加強什麼呢？」孔夫子說：「要使百姓的生活富足。」

《尚書・五子之歌篇》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盡心下篇》則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皆在強調百姓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治理國家的政治，就是在管理眾人的事情，要使國家安定，必先使百姓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最起碼的條件，要吃得飽穿得暖住得安，如此百姓才能心向領導者，積極配合政策的實施，如

此國家的政治才得以上軌道。否則百姓不能安居樂業，國家肯定亂成一團。如果國家沒有秩序，人口越多，生活越貧窮，社會越落後，當然不法份子為了求生存，違法犯紀的事情，必然層出不窮。所以孔夫子主張，國家的人口眾多，必須要使其生活富庶，國家的政治才能夠上軌道，百姓自然會配合國家的政策，國家興起才有希望。

孟夫子在《孟子．公孫丑上篇》說：「尊敬賢達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使優異傑出的人能當官，那天下的能士都很高興前來朝中當官。在市場做生意的，只抽取倉儲稅，而不徵收貨物稅，或制定法規以保障其權益，甚至於連倉儲稅也不徵收了，那天下的生意人都很高興將貨物放在市場上。關口處只稽查而不徵稅，那麼天下旅遊的人都很高興而願意前來我國。耕田的農人只需助耕公田而不徵稅，那天下的農人都願意前來耕種。人民居住的地方，不徵收雇役稅和地稅，那天下的人民都願意前來成為國民。君王能夠實施這五種措施，那鄰國的人民，就會如同仰望他的父母一樣，率領他們的子女前來依歸。這

種事情自有人類以來，還沒有人能夠成功。君王如果能實行這五項，那全天下就沒有與其敵對的人，沒有敵對的人，就是上天所派下的官吏，如此還不能統一天下，是從來沒有的事情。」這是富國政策的藍圖，誠為治國的良方。

孔夫子則在《中庸》告訴魯哀公富國的政策：「治理國家有九個法則，就是：修養自身、尊崇賢人、親近親人、體恤群臣、愛民如子、招納百工、善待遠客、安撫諸侯。能修養自身，就能確立正道；能尊崇賢人，就沒有困惑；能親近親人，就不會招惹叔伯兄弟的怨恨；能敬重大臣，遇事就不會無所措手；能體恤群臣，臣子們就會盡力報效；能愛民如子，百姓就會順從；能招納各種工匠，財物就會充足；能善待遠客，四方的人民就會歸順；能安撫諸侯，天下的人都會敬畏。隨時保持清淨的誠心，穿戴整齊，不合禮儀的事情不做，這就是修身的方法。去除讒言的小人，遠離誘惑的美色，看輕財貨而重視德行，這就是勸進賢人的方法。尊重親人地位，增加親人的俸祿，與

他們的愛憎一致，這是關心親人的方法。能提供眾多的官員，供其派遣使用，這是勸進大臣的方法。誠心誠意地任用他們，並給予優厚的俸祿，這是勸進士人當官的方法。使用民役不誤農時，少徵收賦稅，這是勸進百姓入住的方法。經常視察考核，按工付酬，這是勸進各種工匠的方法。延續絕後的家族，復興滅亡的國家，治理禍亂，扶持危難，按時接受覲見，贈送豐厚禮物，納貢菲薄之禮，這是安撫諸侯的方法。總而言之，治理天下國家有這九種方法，但要付諸實踐的道理都是一樣的。」

再好的政策，都要付諸實行，才能見效；再好的道理，要親自實踐，才能見功。這都要修身做起，濟公活佛提供下列修身的方法：

溫和喜悅之氣度，謙恭有禮之風度；

誠懇待人之心肚，慈眉善目之眼視；

出口是道之傳述，鼓勵讚美之言訴；

樂於助人願付出，和諧合心更深入。

19 既富再加教

【原文】「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既然富足有何可加　冉有請問有益國家
加強倫理禮樂教化　可使國家安定無瑕

冉有接著又問：「既然生活已經富足了，還要加強什麼呢？」孔夫子說：「要教育他們。」

《三字經》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為人子，方少時；親師友，習禮儀。」闡述了教育學習的重要

性。綜觀世界，野蠻與文明、開發與未開發、進步與未進步的差別，教育無不佔有非常重要的因素。正如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所說：「夷狄雖然有君王統治，還不如中原文化的普遍，縱使沒有君王統治，因有聖賢所留下制度的教化，仍可治理得很好。」可見教育養育人的品德，可使得社會進步又安定，富強又和樂。

飢寒容易起盜心，所以國家富強，人民豐衣足食，自然國家就會安定。但人心是多變的，如果不好好教化，恐怕飽暖思淫慾，將給國家安定家庭和諧帶來破壞性的災難。歐陽修在《五代史・馮道傳》評論說：「『禮義廉恥是維護國家安定的四種綱紀，如果不能實施四種綱紀，國家就要滅亡。』管仲這話說得很好。禮義是治理人民重要的法則，廉恥是培植人民的重要節度。無廉者任何東西都能取，無恥者任何壞事都能做。人民如果這樣，那麼災禍失敗變亂滅亡，就沒有不降臨的。當大官無所不取，壞事無所不做，那天下怎會不亂國家怎會不亡呢？」可見國人眾多，百姓富有，如果沒有教養，勢必無所

不為，私慾無限的擴張，禍亂將無限發生，造成敗家亡國，能不注意嗎？是以孔夫子在本章對冉有說，國家百姓既庶既富，必須要加以教育，否則國家混亂敗壞就在旦夕之間。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是教育百姓的成果。又在《學而篇》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是人受到教育所獲得的效果，所以曾子在此篇也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可見在教育下，漸漸啟蒙開發智慧而舉一反三，反覆練習以達觸類旁通，使得待人處事能夠圓融而和諧，人人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國家富強、天下太平自然指日可待。

教育並非只是在紙上談兵，必須注重效果，才能有益於國計民生，有利於自己的品德修養。教育普遍之後，最怕成為具文的名相，拿著學位文憑來增強自己的知名度以獲得私利，還以此來驕傲於人，

既傷人又失德，這實非教育的目的。真正的教育，除了知識增長之外，更重要的是品德的修養，如此才能將知識學問正確用於利國利民利己。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接著子夏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如此的觀念與學習的態度，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

教育是教導與養育，使自己的學識能豐富，品德能高尚，知道學以致用。這當然都要從自己身心靈性的教化做起，有前輩留下這些名言，可供我們修身養性的參考：

在迷境中煉就聖王，從迷霧裡認定方向，

為了救世，菩薩立大愿；為了見性，神光斷左旁。

走過世路風霜，看透人生無常，愿立志開創，渡眾邁康莊。

20 苟有用我者

【原文】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自言苟有用我　一年時間必有把握
經過三年有大成就　國家百姓皆有所獲

孔夫子說：「如果有君王任用我從政，只要一年的時間，就可以有成效了，如果經過三年，必定有大成就。」朞（讀機）月，就是一年。

孔夫子可說是儒門重要的傳承人，他一直認為周公所制定的周禮，以禮樂治國是治理國家最好的依據範本，對於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富強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在當時魯國的權臣季孫氏，以八佾舞於其祖庭，嚴重僭越君臣的規矩，所以講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重

話，因而提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國政策，希望有效治理國家，也希望從自己的祖國魯國做起。當魯定公任用孔夫子為大司寇，負責國家的治安工作，三個月就已經有明顯的成效，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齊國怕魯國強盛而受到威脅，於是送美女和馬匹給魯國，季桓子接受了，使得魯定公不理朝政。孔夫子見狀被逼離開魯國前往衛國，受到衛靈公盛情招待，並給予生活上優厚的待遇。

孔夫子也想在衛國有所作為，將其政治的理想推行，如果衛靈公能重用他，只要一年的時間，就會頗有成就，三年必有大成效。然而衛靈公一見面就問孔夫子作戰的方法，孔夫子志不在當官，而是藉執政以發揚禮樂治國的理念，所以回答說：「有關禮儀的事情，那就曾經聽說過；關於作戰的事情，未曾學習過。」依據《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孔夫子之所以有自信說這些話，並非空穴來風空口說白話，除了

在魯國執政三月就可做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加上平時的言行中展現其實力，我們可以從《論語》的篇章中找到根據，由此可見聖人的定位，並非浪得虛名，必然有其事蹟。

《學而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顏淵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路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又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衛靈公篇》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論修身齊家治國或平天下，都是要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開始，如此才得以開啟本有的智慧，以完成來到人間的任務，古德有《智慧》一文可參究：

智慧如果硬要把它說出來，就是別人想不到的你能想到，那就是智慧。

人家想不開的，你能想開的，你能夠悟到整個事務當中的精髓，而貫通你的心海，你寫出來的那個真理，就是與生俱來修來的。在經歷很多時間的過程當中，面對眾生錯綜複雜的因緣當中，別人想不明白你能想明白，那個就是智慧。

別人猶豫、考慮不足、不能做的，你卻能去做，正知正見的行，那個就是智慧。

21 可勝殘去殺

【原文】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孔子引用古人所說　善於政事治理邦國
經過百年勝殘去殺　誠哉是言至為善妥

孔夫子說：「古德曾說：『善於治理政事的人，治理邦國一百年，就可以改除殘暴的政治，免於無辜的殺戮。』這句話說得很實在啊！」

《中庸》載：「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俗語亦說：「萬丈高樓平地起，英雄不怕出身低。」《大學》則說：「古之欲明明得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身者，先誠其心；欲誠其心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說明了平時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一點一滴所累積來的，並非是一蹴可成，因此我們當要謹慎自我惕勵，絕對不可以有敷衍的心態而產生疏忽，造成功敗垂成，前功盡棄，實在可惜。今日我們能得人身，實是累世所造善因，也只有知道善用此身修道的人，才得以明理實修，回歸無極的本位。

《易經‧坤卦‧文言》說：「積善之家必可獲得餘慶，積不善之家必然遭受餘殃。臣下弒殺君王，兒女弒殺父母，這不是短時間所積惡業的緣故，必然是已經醞釀一段時間了，由於沒有及早發現所導致。」由此可見前因後果的因緣果法，真實存在於我們生活之中，我們必須要深入去探究，才得以知道其中的奧秘，並且依循大道的軌跡去運作，順天理而行，必然事事順暢。良好的政治也必須經過長時間

的運作，不厭不倦不間斷去推行，才可以達成理想的目標，所以孔夫子在此章說：「『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萬法皆是此心的作用，心淨則一切淨，心空則一切空，心如如則一切如如。善與惡、佛與魔，也是此心所為；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也是此心所為。黃蘗斷際禪師在《宛陵錄》說：「諸佛的本體圓通，更沒有增減，雖然流入六道，處處還是圓通，在萬類的當中，個個都是佛。譬如一團的水銀分散在各地，每顆水銀還是圓的，如果不分開時，只是一塊水銀，這就是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各種不同的形貌，好像屋子一樣，捨離驢屋進入人屋，捨離人身進入天身，乃至於聲聞屋、緣覺屋、菩薩屋、佛屋，都是你取捨的地方，所以外相有分別，本源的心性怎會有差別呢？」居住在任何環境，都是人，居住在不同的人身，都是本性，能悟得此理，不為塵境所蒙蔽，人間等同天堂。然而要能悟得此道理，必須恆心於修道，努力淨化心

性才能獲得。否則向外求法的修道方式，恐怕只會耽誤自己的修行而已。

濟公活佛常言：「修道修心，辦道盡心。」只是這顆心，就足以讓我們修好幾輩子，但也不見得能修得脫離輪迴而回歸本位。不識本心，修道無益。諸佛菩薩諸天神聖為了幫助世人順利脫離輪迴苦海，用盡辦法絞盡腦汁，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事蹟，著下許多充滿智慧的經典，時常不厭其煩地耳提面命，不斷地叮嚀囑咐，不外乎就是要提醒我們找回本性，回歸本位。看似簡單的事情，卻是艱鉅的工程。濟公活佛在末劫之年，也苦口婆心勸化我們，今以一篇《成長》之文，勉勵我們：

成長來自破繭成蝶，人生不畏風霜雨雪；
成功來自屢挫屢敗，人生閱歷用之不竭；
成就來自道途險巇，人生旅程艱苦卓越；
成果來自嚴峻試煉，人生立志松筠柏節。

22 必世而後仁

【原文】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夫子說推行仁政　施行一世得以有成
使得仁政行於世上　這是仁政實行功能

孔夫子說：「如果有推行仁政的聖王，必須要經過三十年，才能使仁政推行於世上。」世，三十年為一世。

聖王之治，以公為要，然而世人多私心，使因私而生貪，因貪而起爭，由於爭鬥而天下從此不得太平。如今動盪的世局，必須有聖者出來推動仁政，才能使社會安定，人人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呂氏春秋・貴公篇》載：「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

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由此可知，如三皇五帝德澤充沛之聖王，乃是以公治世，所以能應合天理而天下太平。

末法時期，世人與真理大道隔離甚遠，不知因果天理為何物，早與公道絕緣，卻是私心用事，從而沾染貪嗔癡三毒，污染清淨的本性，不但難以回天，想在人間過著太平幸福的日子，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奢想妄想實在無濟於事。必須要針對其缺失檢討反省改善，找

回上天賜給我們的善良本性，才得以恢復天下太平。但天下太平的基礎，在於治國、齊家、修身。要修身必從格物致知開始，才可誠其意、正其心，修身才能夠完成。這不是用說的可以完成的任務，必須人人用心立志於修身。聖王的智慧甚高，但要教化百姓推行仁政，也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所以孔夫子在此章說：「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聖王治世必從治心著手，心為萬法之源頭。黃蘗斷際禪師在《傳心法要》說：「文殊菩薩以理成就，普賢菩薩以行成就。所謂的理，是指淨空沒有障礙的理；所謂的行，是指離開形相無止境的行。觀音菩薩以大慈成就，大勢至菩薩以大智成就，維摩是清淨名相的意思。所謂的淨，是指本性；所謂的名，是指名相。本性與名相的實相沒有不同，所以稱為淨名。諸位大菩薩所表現的，世人都具有，不曾離開這一顆心，只要能覺察就是了。如今學道的人，不曾向心中證悟，卻向心外去執著形相，取得外境，這都是與大道相違背的。」

修道由有形悟入無形，由有為契入無為，最後不存有無，才得以進入至善的究竟地，《傳心法要》又載：「這心是指沒有心相的心，離開一切形相、眾生與諸佛，所具有的心更是沒有差別。只要能不執著於心相，就是究竟。學道的人如果不能在直心之下，不執著於心相，雖經累劫的長時修行，終究不能成就佛道。被三乘法的功行所拘繫，就不能解脫了。」人生在世短短幾十年，能夠修出無限的價值，必經過磨練，才有成就。常言德高必受謗，能夠禁得起艱苦的考驗，才會有人上人的成就。濟公活佛撰有《最有價值的人》一篇善文，可供修道士參考：

最有價值的人，受人毀謗最多；
最甜的果實，受鳥的啄食最多。
這個人很有價值，所以樹大招風，人家就毀謗他；
如果他只是個普通人，那就沒有人會毀謗他。

23 從政乎何有

【原文】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夫子說苟能正身　執政效率功能如神
以身作則必然有效　不能正身如何正人

孔夫子說：「如果執政者能夠端正本身，對於從事政事有何困難呢？不能端正本身，如何引導他人端正呢？」

政治之道，不外乎領導者要以身作則，必然可達上行下效的效果，將理想的政令推行於國家，必然可使國泰民安國強民富。可見領導者所具備的德能，深深影響著一個國家或團體的興衰成敗，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說：「執政者本身的行為正當，不用命令，

百姓也會施行；如果本身的行為不正當，雖然已經命令了，百姓也不會順從。」又《顏淵篇》記載：季康子向孔夫子請教政事，孔夫子回答說：「所謂的政，就是端正。先生能夠率先行正道，有誰敢不行正道呢？」

領導者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與團體有重要的關係，因而本身的行為要時時自我反省改善，不可因自己有統治的權力，自己的品德不端正，而期待百姓能端正，自古以來那是沒有的事情。是以《論語・顏淵篇》記載：季康子憂患國內的盜賊太猖狂，向孔夫子請教治理的方法，夫子回答說：「如果先生居上位，不會貪求無厭，雖然獎賞百姓也不會去偷盜。」又記載：季康子向孔夫子請教政事說：「如果以殺戮無道的方法，以使國家的政治歸向清明，如何呢？」夫子回答說：「先生治理國家的政事，何必要用殺戮的手段呢？先生想要向善，百姓自然就會向善。君子的大德有如風，小人的品德有如草，風吹於草上，草必隨著風向而傾倒。」由此可見上樑正則下樑正，上樑

不正則下樑歪。執政者當要謹慎自己的品德，加強自己的才能，始可將國家的政治處理好。

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事，都記載在典籍上。他們在世時，其政事就能實施；當他們去世後，其政事就廢弛了。治理人的方法，在勤於政事；經營地的方法，在多種樹木。談到國家的政事，就如同蘆葦一樣，很容易成長。所以推行政事，其關鍵在於人；取用人才，在於其身的修養；修養自身，在於遵循正道；修行正道，要從仁義做起。所謂的仁，就是要愛人，以親近該親近的人為最重大；所謂的義，就是做適宜的事情，以尊敬賢能的人為最重大。尊敬該親近的人，也有親疏之分；尊敬賢能的人，也有等級的差別，禮制從此處確立。在下位的人得不到上位者的信任，老百姓就很難治理得好。所以要成為一位君子，不可以不修自身；要修養自身，不可以不侍奉親人；要侍奉親人，不可以不了解人性；要了解人性，不可以不知道天命。」

《中庸》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命就是自己的本性，人人具有，都是上天賦予，我們能夠以率直的本性行事，就能合乎大道的規律，如果偏離了大道，就應該要加以修正，使回歸正道，才能在捨報時直了成佛。濟公活佛有《修道》的訓文一篇，足以引領我們回歸本位：

修道的腳步要踏實，方能臻故村；
修道的理念要正確，方能轉法輪；
修道的心胸要開闊，方能容乾坤；
修道的氣節要涵養，方能正道伸；
修道的態度要真誠，方能禮德遵；
修道的信念要堅決，方能立功勳；
修道的目標要實際，方能愿行深；
修道的精神要傳續，方能報天恩。

24 冉有退朝後

【原文】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冉有退朝子問何晏　冉有回答政務履踐
事務繁忙以致如此　造成回來時間拖延

冉有從季氏的官府回家，孔夫子問說：「為何那麼晚才回來呢？」冉有回答說：「有政務的事情處理。」

孔夫子的教學方式，有教無類，只要自備束脩之薄禮以表達求學的誠意，孔夫子一般不會拒絕。其學生來自於各諸侯國，由於地方遙遠，不可能如現代交通發達，天天通學。一旦開始求學，大部分就與孔夫子同在一起生活。冉有是魯國人，受過孔夫子的教育後，開始展現其多才多藝，善於政治的才華。在《論語》中有關冉有政治才華的

記載，略述一二，可以知道其生活的點滴。

《八佾篇》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公冶長篇》子曰：「求（冉有）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雍也篇》子華使於齊，冉子（冉有）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又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又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述而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先進篇》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又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又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又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又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又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中略）「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中略）「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子路篇》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季氏篇》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之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由上所述，可見冉有雖然多才多藝，富有從政的才華，行事有自己的主張，孔夫子對於每個學生的生活觀察入微，才得以因材施教，對於冉有的作為，有些不合儒家治國的精神，是以多處加以提醒、指責與教導。

25 吾其與聞之

【原文】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孔夫子說這是常事　如有正事重要措施
雖然我已經不在職　我還是能知道事實

孔夫子接著說：「那只是平常的事情而已，如果有重要的政事，雖然我已不被任用，但還是能夠聽得到的。」

孔夫子為了推行禮樂治世的理想，推展忠恕仁愛的精神，可以說任勞任怨，不厭不倦，利用各種機會去運作，依據《論語・為政篇》記載：有人問孔夫子說：「夫子為何不當官從政呢？」孔夫子說：「《尚書・君陳篇》說：『要做到孝，唯有孝順父母，友愛兄弟。』

將這種作為推展到社會上，這也就等於從事政治了，又何必一定要當官，才算是從事政治呢？」可見還沒有當官，就已經在實踐政治的事宜。在魯定公時當大司寇，為政三月，使得魯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除了本身有機會參與政事，盡力做好治理事宜之外，就是不當官也經常關心著各國政治，依據《學而篇》所載：子禽向子貢問說：「孔夫子每到一個國家，必要聽聞該國的政事，是自己去求來的呢？還是別人主動告訴他的呢？」子貢說：「我的老師是靠著所具有的溫和、善良、恭敬、儉樸、禮讓的品德而取得。我老師所取得政事的居心，與別人想要取得政事的居心，當然就不同了。」孔夫子從政只為了服務國家社會百姓，其用心是大公無私的，當然不同於那些想要從政獲得名利的政客，其居心當然有天淵之別了。

孔夫子同時也從事教育，希望多培養一些德能高尚的學生，使有從政能力的優秀人才，到各國去推動理想的政治，為的是使國泰民安，百姓能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因此只要有機會，就會向各國執政

者推薦自己的學生去參與政事，擴大為民服務的機會。其弟子成為當時各諸侯國執政者爭取的對象。本文中的主角冉有，就是其中的一位。與子路都是季氏的家宰，受到季康子的重用。由於其作為未能受到孔夫子的認同，因而對於他的一舉一動特別關心，所以晚下班也會注意，冉有想要敷衍過去，孔夫子特別提醒他，雖然現在沒有當官參與政事，但對於官場的事情還是了如指掌，提醒冉有不得說謊話，這正是孔夫子教導學生精明之處，使得學生無所遁形而甘願跟他學習，因而造就出四聖、十哲、七十二賢，對後世的政治具有頗大的影響。

孔夫子教導學生，首重品德，因而教導學生著重在忠恕與誠信，所以平時在修身、修心、修性特別強調。修身莫過於平時謹慎言行，修心莫過於減少過錯，修性莫過於時時反省去除罪過。修心要在定靜下功夫，治人要在誠信下功夫，治事要在精準守規下功夫，治身要在勤於修養下功夫。夫子的教育在於實事求是，不誇張不虛華，誠實做事老實做人，如此自己心安理得。執政者能做到誠實，則百姓自然歸

附，幸福的生活必然不期而自至。

世人辛苦做事，不外乎就是要獲得幸福的生活。其實幸福很簡單，只要執政者能以身作則，率先經營幸福的園地，百姓自然起而效法，國家安定社會祥和家道穩固人人幸福是必然的。古德有《幸福》的好文一篇，可以提供我們製造幸福的方法，其文如下：

幸福來自身心的健康，幸福來自仁慈的心念；
幸福來自虔敬的態度，幸福來自純淨的信仰；
幸福來自闊達的胸襟，幸福來自內在的寧靜；
幸福來自事物的知足，幸福來自無條件關懷；
幸福來自不斷的教育，幸福來自理想的實現；
幸福來自和諧的相處，幸福來自徹悟妙真理。

26 一言可興邦

【原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魯定公問一言興邦　孔子回答君王難當
為臣不易如此謹慎　必能印證使理明朗

魯定公問說：「一句話能夠振興邦國，有這樣的事嗎？」孔夫子回答說：「說話不可這樣預料，但古人說過：『當一國的君王很困難，要當臣子也不容易。』如果能夠知道君王不好當，因而謹慎於國政，這句話不就幾近於振興國家嗎？」

言行從來是人類表達心情的工具，與人溝通重要的橋樑，其重點要能與人做良好的溝通，以達到和諧生活的效果，因此「說」字，由言及兌組成，兌者喜悅也，說話要能達到喜悅的效果，才是說話的真義；又「曰」字，由口與一組成，意味著張口說話，要合乎一的真理，否則就閉口不說，以免造下妄言、惡口、兩舌、綺語等四口業，給自己造下惡業，與他人結下惡因果，何苦要說這些不恰當的話來為難別人，困擾自己呢？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辭，達而已矣。」說明了語辭為了表達心意而已，最主要能夠通達而使兩方產生共識，達到和諧生活的目的。

俗語說：「一言必中，千言無用。」說話必須得體而有效，否則巧言令色必然打亂品德，將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患，因此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花言巧語敗壞品德，小事不能忍耐，足以敗壞大事。」又在同篇警惕我們說：「整天和一群人廝混，不說一句合乎道義的真心話，喜歡賣弄小聰明，這種人實在很難有成就。」又

在《學而篇》提醒我們說：「慣用花言巧語，以及外相美貌迷惑他人，這種人鮮少有仁德。」在《地藏菩薩本願經‧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說明口業的惡報情形：「若遇惡口者，說眷屬鬥爭報；若遇毀謗者，說無舌瘡口報；若遇飲食無度者，說飢渴咽病報；若遇毀謗三寶者，說盲聾瘖瘂報；若遇污梵誣僧者，說永在畜生報；若遇破戒犯齋者，說禽獸飢餓報；若遇兩舌鬥亂者，說無舌百舌報。」犯下口業，雖是不經意的話，卻給自己帶來生生世世的輪迴，以還清業債，真的很划不來，是以平時要知道謹言慎行。

說話是一門重要的學問，更是一種修養的藝術，話說得好，人人受益，話說得不好，人人受害。所以子貢在《論語‧子張篇》說：「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當一言可以安定天下時，何以不言？當一言可以混亂天下時，何以言之？雖然短短幾句話，行善造惡都在其中，禍福窮通盡藏其內，可以不謹慎嗎？是以呂仙祖在《百字碑》首句提醒我們「養氣忘言守」，養真氣並能善

守，最好的方法就是管住這嘴巴，以免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孔夫子在此章回答魯定公，從政者當要知道做好份內的事，才能保有地位，能夠仔細探討此理，就不敢隨便說出囂張的話，謹慎行事，當然這麼一句話謹記在心，就足以興邦。

口是身體的一部分，修身要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此才能克己復禮，回歸仁德的本性。古德有《恭寬信敏惠》之勵志善文一篇，可作為修道士的座右銘，能遵守者，自然能夠不犯口業，四口業不造，就可成就四善，其文如下：

恭則不受其侮慢，人敬而謙之；
寬則得眾其愛戴，人厚德心之；
信則人任其篤實，人服欽行之；
敏則積效其成功，人順行法之；
惠則博施其教化，人體懷從之。

27 一言而喪邦

【原文】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魯定公問一言喪邦　孔子回答君言無抗
所言甚善必然美好　不敢對抗不善必喪

魯定公又問：「一句話能夠喪失邦國，有這樣的事嗎？」孔夫子回答說：「說話不要如此預料，古人說過：『我當君王沒有什麼感到快樂的，只是我的話沒有人敢違抗而已。』如果所說的話是美好的，

而沒有人敢違抗，不也是很好嗎？如果不是美好，卻沒有人敢違抗，這句話不就是接近喪失邦國嗎？」

凡人喜歡以無心之過來粉飾自己的缺失，以無心之言來規避自己的責任，雖然言者無心，然聽者卻是有意，當你話一說出去，就如同潑出去的水難以收回。人間事如果在事前沒能做充分的準備，等到事態嚴重時，恐怕很難有機會彌補。有時自己認為無關緊要的一句話，卻不曉得那可能是事情敗壞的關鍵。誠如魯定公在文中問孔夫子，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真的有那麼嚴重嗎？孔夫子以為有些話必須要深入了解探究，才能夠知道其嚴重性。尤其有些人因為習氣太重而忘了有些話不該說的卻說了，這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麻煩。有時有錢有勢的人，仗勢凌人，仗富欺人，自以為理所當然，不知道有些話已經造成對別人的傷害，當積怨太深時，恐怕時至一發不可收拾。

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子張問明智之道時說：「有如水滲透而不自覺的讒言，有如親受感動的訴冤，都不會被蒙騙，可說是

明智了。這種滲透心裏的讒言，能感動人的訴冤，都能識破而行不通，可說是見識深遠了。」無明的障礙，往往使一個人的智慧受到蒙蔽，因而無法察覺危機的出現，當身陷困境時才感覺到，恐怕為時已晚。因而不要小看一句話、一件事，以為不會起大風波，所以就說了就做了，也從此把自己陷入危險的境界，是以古德警告我們「勿以惡小而為之」。孔夫子藉此提醒魯定公，不要以為當了君王，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沒有人敢反對，如果所說的話是不好的，卻沒人敢進諫，這就造成一言喪邦的要件了。

孔夫子在《論語・陽貨篇》告訴子路「六言六蔽」之道：「喜好仁德而不喜好學習，其蔽障就是愚癡；喜好聰明而不喜好學習，其蔽障就是放蕩；喜好愚信而不喜好學習，其蔽障就是傷害；喜好耿直而不喜好學習，其蔽障就是偏激；喜好勇氣而不喜好學習，其蔽障就是禍亂；喜好剛強而不喜好學習，其蔽障就是狂妄。」事情總有一體的兩面，面對問題如果單面思考，恐怕有考量不週的地方。所以說話之

前要三思，以免失於考慮給自己帶來憂患。

孟夫子則在《孟子・公孫丑上篇》回答公孫丑問「知言」時說：「偏頗的言辭，知道其所蔽塞；過分的言辭，知道其所坑陷；邪僻的言辭，知道其所偏離；搪塞的言辭，知道其所困窮。這些言辭的病根都是從心中所生，必然害及政治；這些病根從政治上產生，必然危害國家大事。這些道理，縱使聖人再世，也必然認同我所說的話。」

永恆不變的真理，可以歷古今而不變，放四海而皆準。古聖今聖所依據的真理不變，所應用的範圍寬廣而靈活，不外存乎一心。古德有《快樂心經》一篇，可為我們生活中指導：

不埋怨要感恩，不貪心要知足；不煩惱要樂觀，不爭功要分享；
不記恨要寬恕，不批評要讚美；不恐懼要心安，不衝動要忍耐；
不嫉妒要欣賞，不發怒要微笑；不計較要寬宏，不拖延要積極；
不自私要捨得，不自誇要謙虛；不氣餒要振作，不欺騙要誠信。

28 近者樂遠來

【原文】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樂，遠者來。」

葉公請教有關政道　孔夫子答政策美好
鄰近百姓感到喜悅　遠處黎民歸附及早

葉公請教政事，孔夫子說：「要讓近處的人感到喜悅，要讓遠處的人前來歸附。」

葉（讀社）公，即沈諸梁，沈尹氏，名諸梁，字子高，號葉公，是楚莊王的玄孫，是楚平王及昭王時，左司馬沈尹戌的兒子，楚惠王時在葉邑（今河南葉縣）當縣尹，是當時楚國的重臣，也是能臣、賢臣。依據《論語‧述而篇》記載：葉公曾經向子路打聽有關孔夫子的情形，子路沒有回答，孔夫子知道之後，對子路說：「你為何不說：

『他的為人，發憤求學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快樂的時候，連憂愁都忘記了，渾然不知道衰老已經來臨了，就是如此而已。』」

魯哀公六年（西元前489年），孔夫子六十三歲時，路過葉邑，受到葉公的禮遇，並向孔夫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夫子回答說：「能讓鄰近的人感到喜悅，那遠方的人就會主動聞風而前來歸附。」又依據《論語‧子路篇》記載：在會談當中，葉公向孔夫子說：「我所管轄的鄉里中，有很正直的人，他的父親順手牽羊做了竊盜，然而他的兒子卻去檢舉他的父親。」孔夫子說：「在我所居住的鄉里中，也有正直的人，但其做法和此地不同，父親替兒子隱匿，兒子替父親隱匿，這正直的道理就在其中了。」孔夫子所說的正直含有倫理之內涵，葉公所說的正直只是表面的規矩。

為政之道，在於改善百姓的生活，促進社會的和諧，使得國家能夠富強安和樂利，因此領導者本身的品德與才能，要足以服眾，堪為民眾的表率，所以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說：「執政者本身行

為正當，不用命令百姓也會施行；如果本身行為不正當，雖然發號施令，百姓也不會順從。」這正是《大學》所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所在，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要將良好的中庸之道推行，必須先從自己明理實修開始，然後再推己及人，最後才得以達到己利利人，正如《中庸》所載：「君子要實行中庸之道，就如同走遠路，必從近處開始；又如同登高處，必先從低處開始。《詩經・小雅・常棣篇》說：『妻子兒女的感情和睦，就如同打鼓彈琴瑟一樣和諧。兄弟感情融洽和順又快樂。要使你的家庭美滿，要讓你的妻兒快樂幸福。』孔夫子說：『能做到如此，父母親就能順心如意了。』」

德澤的能量其傳播力是非常強大而迅速的，只要領導者能夠以身作則，則百姓必然樂意起而效之，正如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事，都記載在典籍上。他們在世時，其政事就能夠實施；當他們去世，其政事就廢弛了。治理人的

方法，在勤於政事；經營地的方法，在多種樹。談到國家的政事，就如同蘆葦一樣，很容易成長。所以推行政事，其關鍵在於人；取用人才，在於其身的修養；修養自身，在於遵循正道；修行正道，要從仁義做起。所謂的仁，就是要愛人，以親近該親近的人為最重要；所謂的義，就是作適宜的事情，以尊敬賢能的人為最重要。尊敬該親近的人，也有親疏之分；尊敬賢能的人，也有等級的差別，禮制從此處建立。在下位的人得不到上位者的信任，老百姓就很難治理得好。所以要成為一位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要修身不可以不事奉親人，要事奉親人不可以不了解人性，要了解人性不可以不知天命。」

能夠知天命，就可以大公無私推動真理大道，如此至善無私的作為，將使近者悅而遠者來。這正是德澤的感召，因此有志領導眾人走向真理大道，必須先去除自己的私心。

29 欲速則不達

【原文】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夏當上莒父邑宰　請問政事如何修改
不可速成不見小利　欲速不達小利大礙

子夏當莒父的邑宰，請問政事，孔夫子說：「做事不可以要求速成，不可只顧小利。想要快速成事就不容易達成目標，只顧小利那大事就不容易成就。」

做事情必須按部就班，一步一腳印，落實於每一個環節，遇有障礙，不可心生煩躁出現不耐煩的情況，歷來許多失敗的產生，都在此一念的疏忽所造成，誠如孟夫子在《孟子‧公孫丑上篇》回答公孫丑

所問何謂「浩然之氣」時說：「這浩然之氣是非常強大剛健的，將此正氣一直培養而不加妨害，就可以充塞於天地之間。這正氣是配合道與義養成，如果沒有道與義的配合充實，就會枯萎了。這正氣是由道義積聚所生的，不是偶而行道義之事就可以取得的。如果行為不合於良心，正氣就會枯萎不充實了，我所以說：『告子未曾知道浩然之氣的真正意義，他以為正氣是由外取得的東西。培養浩然之氣不要刻意導正，心中不可忘了心存正念，但也不可故意助長。不要像宋國人一樣，宋國有一個擔心禾苗長不快而將它拔高的人，非常疲倦地回到家裡，對他的家人說：『今天累壞了，我幫助禾苗長高了！』他的兒子前往田中查看，禾苗已經枯槁了。如今天下的人，不幫助禾苗長大的實在很少見啊！對於培養浩然之氣，以為無益而放棄，是不為禾苗除雜草的人；刻意幫助正氣成長的，是揠苗助長的人。這樣的作法不但無益，而且還是有害的。』」

凡是聖人所見略同，原理原則不變，但說法會隨著時代環境對

象而靈活應變。做任何事情要實事求是，不可為了求快而敷衍其事，不可為了得到小利而犯糊塗，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魯定公十四年（西元前496年），子夏當了莒父宰，向孔夫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夫子說：「為政之弊有二，躁急之人，方為其事而遽責其效，這是欲速之弊。子之為政必須推行有漸，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淺狹之人，狃於淺近而昧於遠大，這是見小之弊。子之為政，必須志量廣大，不可見些小事功便以為得。何也？蓋政以能達為貴，然必有漸而後可以達也。若欲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欲其通達反不能達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之大成為期，所志大者，則小者有所弗顧也。若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見小利也。」

子夏由於家境貧窮，非常勤奮好學，有時過於謹慎，對於小利難免計較，容易失去寬廣的心胸，所以夫子趁著其前來問政時，給以點撥。無論是從政或在平時的生活中，謹言慎行於人於己都是非常重

要的。是以平時對於自己品德與才能的培養，都應該要加強。孔夫子在《繫辭傳》說：「君子必須先安定本身，然後再去行動；先改善自己的心情，然後再發表言論；先以誠心穩定互相間的交情，然後再提出請求。君子如果能在這三方面作好修養，相處才能夠圓滿。以危險的舉動行事，那人民就不會跟隨；以權威來恐嚇人，那人民就不會附和。不講誠信互不交集，卻要人民信賴，那人民是不會贊同的；不能得到他人的相應，那傷害你的事情，隨時都會來到。《易經‧益卦》上九爻說：『不但得不到利益，還要受到攻擊，是因為不能以恆心修養品德，必然是凶險的。』善行不累積，就不足以成名於天下；惡行不累積，就不致於招來殺身之禍。小人短視，以為行小善沒有利益，就不肯去做；以為小惡無傷大雅，就不肯去悔改。到最後惡貫滿盈不能掩飾時，已經是罪大惡極而無法解救了。所以《易經‧噬嗑卦》上九爻說：『等到罪惡重大，枷鎖上身掩沒兩耳時，那真是凶險至極了。』」

30 父攘羊子證

【原文】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葉公告訴孔夫子說　我黨有直躬者所做
其父偷羊其子作證　如此直率檢舉父過

葉公告訴孔夫子說：「我們鄉里中有個直率的人，他的父親偷羊，兒子去檢舉父親。」

葉公是楚國一個縣邑的領導人，也是相當有才幹的人，重視以法律治理地方政事。當孔夫子來到葉邑時，熱情招待夫子，並且趁機向孔夫子說明他的政績，先舉了這麼一個實例。說他的鄉里中，有一位很正直的人，他的名字叫躬。因為有戶人家的羊不見了，等到被發

現時，躬的父親辯稱是羊自己跑來的，躬卻去證明羊是被他父親偷走的。從法律的觀點，這個兒子是很正直，連他父親偷羊都要去揭發，顯示了大義滅親的精神，卻毀了家庭和諧的親情關係。我國一直以來，都提倡著「隱惡揚善」是一種美德，尤其「家醜不可外揚」，更是在我國社會流傳著，如此使得中華傳統文化所支持的社會，在歷代的變亂中，能夠屹立不搖，使得中華的命脈能夠維護得源遠流長。大義滅親看似大公無私，然而就整體而言，有些事情必須要衡量其輕重，再做出決定。是以孔夫子在《中庸》說：「大凡處理事情事先有所準備就會成功，沒有準備就會失敗；說話能事先準備，就不會難堪；做事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遇困；行動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後悔；修道能事先定向，就不會窒礙難行。」

以聰明才智施以嚴刑峻法治國看似有效，但卻只存在於表面的遵守，私下卻會想盡辦法，以避免法律的制裁，這並非是聖王之治，並未能使人心服口服，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用政令來

引導百姓，用刑罰來整飭百姓，只能讓百姓暫時免於犯罪受罰，卻無法讓百姓有羞恥心。能夠以道德來約束百姓，以禮教來化導百姓，百姓就會有羞恥心，而且能從心革除做壞事的念頭。」

老子一直主張無為而治，要人徹底不要造業，以免繼續輪迴，所以鼓勵世人要從平時生活的修心做起，徹底淨化心靈，才是國家安定人民幸福最好的保證。所以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說：「修道重要修心以淨心，並非增長知識以障蔽智慧。是以自古以來善於應用大道治理國家的人，並非教導百姓學習聰明巧詐，而是教導百姓純樸敦厚。國家百姓之所以難以治理，是因為百姓的智謀太多。所以用智謀來治理國家，反而會使國家遭受禍害；不以智巧來治理國家，才是國家百姓的幸福。以智治國，國家百姓遭受禍害；不以智治國，國家百姓會獲得幸福，這兩者已經成為治國興盛或衰敗的模式。能夠明白其中的道理，當以此來警惕自己，不以智來治國，就是具有玄德的人。玄德是一種至深至遠的奧妙境界，好像與一般社會現象不同。其實當

你知道之後，長此以往，必然可以順乎自然回歸大道。」

修好自己，才是來人間最重要的事情，濟公活佛在《滿載而歸》一文中，提醒我們，在人間的大道場該要做的是什麼？

走進道場想帶什麼回去有助益？

帶歡喜回去，對生活有助益；帶真理回去，對學習有助益；

帶孝順回去，對人道有助益；帶道德回去，對社會有助益；

帶智慧回去，對生命有助益；帶環保回去，對地球有助益；

帶慈悲回去，對苦難有助益；帶正念回去，對身心有助益；

帶清流回去，對滌塵有助益；帶感恩回去，對逆境有助益；

帶鏡子回去，對反省有助益；帶光明回去，對黑暗有助益；

帶茹素回去，對健康有助益；帶三施回去，對建功有助益；

帶謙卑回去，對修養有助益；帶和樂回去，對家庭有助益。

31 直在其中矣

【原文】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孔夫子說我黨直者 與君鄉黨不同性格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直在其中我黨特色

孔夫子說：「我們鄉里中有直率的人，他的作法不同，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直率的精神就在其中了。」

孔夫子一生提倡儒家思想，以忠恕處世，以仁道治國，治國如治家，家道以和諧為上，家中任何人偶而犯錯在所難免，應該以親情來感化，不好處處講究處罰而讓親情遠離，這會讓家庭得不到溫情的滋潤，使得家庭生活過於嚴肅，這不是經營家庭應有的態度。如果每個

人都能明理守本分，就不會有攘羊的事件發生。至於要演變到大義滅親，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在儒家的教育中是不合格的。所以孔夫子在本章對葉公說：「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對於「直」的看法，孔夫子是「以禮治國」來說，葉公是「以法治國」來說。兩者有不同的領域，但其結果常有天淵之別。以禮治國，能根本解決問題；以法治國，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

所謂的「率性」，就是「直」，直就是真情的流露，儒家提倡人倫道德，講究家道的圓滿，父子至親，血緣濃密，父子相隱乃是真情的表達，順應人之常情，自然是一種正直的作法，這正是我國傳統文化有內涵的美德。法治只講求遵守法律，卻無法讓其明理知恥而不去犯罪，國家制定法律以防範百姓犯罪，百姓一心只為私利而想方設法避開受罰，於是法令訂得越多越雜，百姓為了生存，導致無所適從，於是與法律對抗的情事必然叢生，則國家社會難以安定。因而家庭教育對每個人的一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家是良人，出社會為良

民，如此才得以國泰民安，家庭和樂。

是以《大學》載：「《詩經．周南．桃夭篇》說：『桃花開得鮮美，樹葉長得茂盛。猶如婦德俱全的女子嫁人，能讓全家人都得到和諧。』能具有和諧家人的品德，之後就有能力來教導國人。」《詩經．小雅．蓼莪篇》說：『與兄弟和睦相處。』在家庭能與兄弟和睦相處，之後就有能力來教導國人。《詩經．曹風．鳲鳩篇》說：『威儀節操沒有差錯，足以來導正四方的國家。』一個人處於父、子、兄、弟等位置，都能盡其責任，就足以為人所效法，如此之後，百姓才會效法他。這就是所謂的治國之本，在齊其家。」

治國治家同一理，只是範圍不同而已，但都是由人去治理，人的治理都是出自於人心的作用。因此要治好國，必先治好家；要治好家，必先治好心；治心的根本在格物致知。也就是要淨化心性，找回自己充滿智慧的本性，自然就不會去犯罪造業，不會落入輪迴，就不會有因果報應的問題。這也是儒家治國的根本，也正是孔夫子一生所

倡導的忠恕精神。

心為萬法之源，是上天堂下地獄的關鍵，成佛成魔的主使者。因此自古以來，千經萬典的記載，無不為此心的淨化，回歸佛性的本位而說明。雖然經典對於修心說得清楚講得明白，然而聽受者如果不能付諸實踐，將如紙上談兵、說食不飽，又有何意義呢？下列有關「心」的一些問題，如果能夠知道而做到，對於修道是非常有幫助的：

心定，能除一切魔；
心善，能離一切惡；
心愧，能改一切過；
心誠，能滅一切罪；
心慈，能解一切怨；
心悲，能救一切苦。

32 夷狄不可棄

【原文】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請問有關仁德 孔子回說居守恭則
處事敬慎待人忠誠 雖在夷狄不可棄捨

樊遲請問為仁之道，孔夫子說：「平時的生活起居要恭謹，處理事情要敬慎不怠，與人來往要能忠誠。雖然身處夷狄的蠻荒之地，也不可以拋棄。」

天有好生之德，人本具仁慈之心，這是大自然的法則。如果違反此法則，背天道而行事，必然招來禍患，使得生活不得安寧。世人因累世所造因果不同，因而各有不同的命運。因緣果法呈現自作自受的

現象，是以從果報可以推知原因，從此探知，今世為人，當知隨緣了舊業，莫再造新殃，如此才得以了業了愿回歸本位。因果報應之事，正如佛陀在《地藏菩薩本願經・閻浮眾生業感品第四》所說：「四天王！地藏菩薩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若遇竊盜者，說貧窮苦楚報；若遇邪淫者，說雀鴿鴛鴦報；若遇惡口者，說眷屬鬥諍報；若遇毀謗者，說無舌瘡口報；若遇瞋恚者，說醜陋癃殘報；若遇慳吝者，說所求違願報；若遇飲食無度者，說飢渴咽病報；若遇畋獵恣情者，說驚狂喪命報；若遇悖逆父母者，說天地災殺報；若遇燒山林木者，說狂迷取死報；若遇前後父母惡毒者，說返生鞭撻現受報；若遇網捕生雛者，說骨肉分離報；若遇毀謗三寶者，說盲聾瘖瘂報；若遇輕法慢教者，說永處惡道報；若遇破用常住者，說億劫輪迴地獄報；若遇污梵誣僧者，說永在畜生報；若遇湯火斬斫殺生者，說輪迴遞償報；若遇破戒犯齋者，說禽獸飢餓報；若遇非理毀用者，說所求闕絕報；若遇吾我貢高者，說卑使下賤報；若遇兩舌鬥亂者，說無舌百舌報；

若遇邪見者，說邊地受生報。」身口意業造者自受，修道者當要明其理，謹慎再謹慎。

在此章，孔夫子回答樊遲問仁時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可見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做人的基本道理，無論在華夏或夷狄，無論在城市或鄉村，無論在人多或人少，無論是富貴或貧賤，無論男女老少，都應該要做到，不能有所分別。正如《中庸》所載：「君子要安於位依本分做事，不希望做超出本分的事情。處在富貴的地位，就做富貴人應做的事情；處在貧賤的地位，就做貧賤人應做的事情；處在夷狄的地方，就做適合夷狄地方的事情；處在患難的地方，就做適合患難時的事情。君子的德能，是可以做到到處適應而順心如意的。」

來到人間得到可貴的人身，當善用此人身找到真本性，六祖惠能大師在臨終時，留下《自性真佛偈》，希望我們徹悟，可自見本心，自成佛性，偈曰：「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見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時魔

在舍，正見之時佛在堂。性中邪見三毒生，即是魔王來住舍；正見自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本來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見，即是成佛菩提因。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成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淫性本是淨性因，除淫即是淨性身；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剎那即是真。今生若遇頓教門，忽悟自性見世尊；若欲修行覓作佛，不知何處擬求真？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頓教法門今已留，救度世人須自修；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

修道必先明理，明理必須實修，才有見性的機會，先賢曾留下此文以為修道士的輔助：

欲祈求神明之感應，還需求內心之體驗；

欲祈求身心之平安，還需求大眾之幸福；

欲祈求世間之富貴，還需求出世之聖才；

欲祈求色身之延長，還需求行功之福德。

33 士不辱君命

【原文】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子貢請問為士之道　夫子回說廉恥守好
出使他國不辱君命　為士之道即可固牢

子貢問說：「要怎樣才能稱為士人呢？」孔夫子說：「對於自己的行為要有廉恥心，出使於四方的國家，不辱君王所交代的使命，就可以稱為士人了。」

自古以來，對於「士」的稱呼有多種：一、稱未婚的男子為士，如《詩經．召南．野有死麕篇》載：「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二、男子的美稱，如《詩經．鄭風．女曰雞鳴篇》載：「女曰雞鳴，士曰

昧旦。」三、泛指讀書人、知識分子，如漢王充《論衡・實知篇》載：「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四、古代社會階層中，貴族等級最低者，如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五、泛稱當官領俸祿的人，如《禮記・中庸》載：「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六、對品德好、有睿智，或有特殊技藝的人之美稱，如明士、修道士、勇士、護士、碩士、博士。七、對人的尊稱，如男士、女士、地方人士。八、對兵卒的稱呼，如士兵、士卒。九、現今在軍中階級的稱呼，如上士、中士、下士。十、指工作或職業，如《論語・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十一、姓氏，如戰國時晉國有士蔿。在本章中所說的「士」，應該是指當官領薪俸的人，受君王之命當官處理政事，領百姓所繳稅金的薪俸，理當忠君愛國，為百姓服務。

在《論語》的篇章中談及出仕為官，應具備的條件，除了本章孔夫子回答子貢「為士之道」，要做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可謂士矣。」之外，尚有幾章可為出仕為官的參考。《學而篇》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為政篇》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又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又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八佾篇》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里仁篇》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公冶長篇》：子謂子產：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泰伯篇》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又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當官者為百姓之師，本身當要具備良好的條件，修好本身，足以為百姓的表率，濟公活佛的《修道人明確的方向》一文，可提供修好本身的條件：

不在貧富，祇在根基；不在種族，祇在因緣；

不在道齡，祇在行深；不在名相，祇在心契；

不在信物，祇在真傳；不在爭議，祇在實德；

不在禪定，祇在離相；不在叩誦，祇在心行；

不在外求，祇在內覓；不在順逆，祇在當下。

34 宗族稱孝焉

【原文】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子貢又說敢問其次　孔夫子答其次在此
宗族稱孝鄉黨稱悌　盡力而為不可託辭

子貢接著問說：「膽敢請問次一等的人？」孔夫子說：「宗族的人都稱讚他的孝行，鄉里的人都稱讚他友愛兄弟。」

為士之道，重在德能，未能全具，雖不能如前題所說達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的能力，但能達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的標準，也算是不錯了。為官之道，當能為民之君、親、師，能做到愛民如子，盡全力為民服務，是最為美好的。子貢再問，

如果做不到最好的，那次一等的要如何呢？那就是本身孝悌的人倫之道要做好。

所謂的「稱」，是稱讚的意思，其實只是外表的現象，要能達到表裡如一、實至名歸為最可貴，若只是得到宗族與鄉里的稱讚，不見得能在內心有真誠，但能做到讓人稱讚，也起碼有在做了，也算是不錯了，總比光說不練的要好。有如《論語・顏淵篇》所載：子張問：「士人要如何才算是通達呢？」孔夫子說：「你要問的通達是什麼意思呢？」子張回答說：「在國家做事要能聞名，在士大夫家做事要能聞名。」孔夫子說：「那是聞名，而不是通達。說到通達，是本質要正直而喜好義理，善於觀察別人的言語和表情，處處想到要謙下於人，在國家必定能通達，在士大夫家必定能通達。談到聞名，在表情上能表現仁慈，行為卻是相反，還自以為是而且無所疑懼，如此在國家必能聞名，在士大夫家必能聞名。」由此可以去判斷盡責的士人，要做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如此之士

人，可稱達士。次等的士人能做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如此的士人，可稱聞士。

孝悌之道，可說是人倫的基礎，在學習人倫之道，尚未圓滿之前，難免有不週全之處，然後要經常在生活中自我反省改善，才得以達到圓滿的境地，等到人道圓滿，天道自然可以成就。可見孝悌在人倫中的重要性，有子曾在《論語‧學而篇》說：「為人子弟在家要克盡孝道，外出服務社會要能夠尊重長上；言行要謹慎而且信實，要廣泛做到愛護眾人而且親近仁德的人；如果能夠如此去實踐，還有多餘的心力，要去學習典章制度等文學，以增廣見聞。」子夏也在《學而篇》說：「尊敬賢人要能肅然起敬而不隨便，侍奉父母要能盡心盡力，侍奉君王要能奮不顧身，與朋友交往要能信守承諾。如能做到如此的地步，雖然謙稱不曾讀書學習道理，但我必定認為他具有豐富的學問。」

理事圓融，通達事理，還能夠在平時生活中或工作上，靈活應用

以達到圓滿的效果，這是士人要達到的目標。也就是要學習聖賢的處世態度，因此平時要見賢思齊而不傲慢，有過即改而不推託，天天如此，時時刻刻如此，分分秒秒如此，在生活的千錘百鍊之中，經歷困難以鍛鍊人上人的品德，才能有所成就，借著圓滿人道才得以回到天道。濟公活佛有《遵循聖賢之道》好文一篇，可為修道士參究：

循聖賢聞道之法喜
循聖賢求道之妙玄
循聖賢學道之根基
循聖賢修道之心樂
循聖賢好道之不倦
循聖賢講道之入性
循聖賢辦道之犧牲
循聖賢佈道之感恩

35 可以為次矣

【原文】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子貢再問其次為何　言信行果尚稱為可
鄙見小人可以為次　因其尚能堅守原則

子貢又再問：「膽敢再問次一等的？」孔夫子說：「說話必守信用，做事必能果斷。雖然是鄙賤的小人，也可以稱再次一等了。」

上等的士人，除了獨善其身外，還要能夠兼善天下，猶如佛家的修行，先要做到自己覺醒的羅漢道，再修到覺他的菩薩道，最終達於覺行圓滿的佛道，這也正是《大學》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人心中本具真理大道的天賦本性，由於來到人間受到五濁世界的污染，覆蓋許多的塵埃，因而找不到回歸本位的路。當我們受到塵污所產生業報的痛苦之後，無不想要儘早脫離苦海，豈知已無能力找到離塵的窗口，是以生生世世在苦海中輪迴，因此先聖先賢諸佛菩薩慈悲，倒裝下凡，用各種方式引領我們回歸本位，經典是其中最好的依據寶典，因此我們要用心去探究，一步一步依據次第走向涅槃的彼岸，本章在子貢與孔夫子的問答之間，示現了回天的次第，值得我們探究。

做任何事情要循序漸進，不可能一蹴可幾，是以有智慧的聖人總會循循善誘，因勢利導而不違反自然去做強迫的行為，孔夫子曾在《論語．述而篇》論述說：「德行圓滿的聖人，我是無法看到了，能夠看到品德優良的君子，就已經可以了。」孔夫子接著又說：「心地美好的善人，我是無法看到了，能夠看到有恆心的人，就已經可

以了。沒有品德學養而自以為有，品德學養空虛而自以為盈滿，品德學養不足而自以為盛多，這種沒有操守的人，是很難有恆心的。」末法時期人心不古，要想度化大眾，不可操之過急，必須因材施教、因勢利導，否則欲速則不達。不要因為品德不如理想，就放棄教導或渡化的機會，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亦可以為次矣。」

孔夫子以「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推展儒家的精神，在古今中外留下美好的模範，這正是修道士要多多學習的地方，既然是人，難免有不圓滿之處，只要腳踏實地認真去學習就是了。因而改善人的方法，必先提醒從慎獨開始，誠如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所說：「《禮記‧中庸》載：『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說在世人看不到的地方，都要隨時警惕謹慎；在世人耳朵聽不到的地方，都要隨時保持戰戰兢兢。這種慎獨的功夫，無非是要我們注意到非常隱微的地方，嚴格加以檢點收斂。也就是說，要我們

能做到守口、持身，一定要嚴密，每當說話就要遠離口過，每當做事就要滅除身過。然而如此的做法只可適用於君子，並非可以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做到。不必要求他做到完全沒有過失，而只是要求他能減少過失；不必要求他減少過失，而只是要求他能改過。只要知道改過，進而能夠悔過；由於知道悔過，進而能減少過失；由於能知道減少過失，而能達於沒有過失。從此處下手，勉勵去做，就幾乎能夠達到心安了，這就是在困難中求取容易的方法。」

做事要講究有效，不必把目標訂得很高、要求很完美，實際上卻做不到，終究還是徒勞無功。古德有《盡心》一文，正可引導我們做好人倫的基礎：

盡心孝敬父母，讓父母滿足喜悅；盡心扶持夫妻，讓對方安定快樂；
盡心教育子女，讓子女健全開朗；盡心關懷親友，讓親友明理學道；
盡心慈悲眾生，讓眾生離苦得樂。

36 斗筲何足算

【原文】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貢問今從政何如　夫子感嘆難及於古
有如斗筲氣量狹隘　士人風格實難併入

子貢再請問：「如今從事政事的人如何呢？」孔夫子說：「唉！那些如斗筲器量狹隘的人，怎可稱得上士人呢？」

為官之道當要以民為主，不得以私利為重，是以孟夫子在《孟子．盡心下篇》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大學》載：「《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殷商在沒有失去人心的時候，其作為還是能夠符合天意。請以殷商為例作為鑒戒，要保有天命，實在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守正道就可以合乎眾人之心而保有國家，失去正道必然失去眾心而失去國家。因而一位有德的君子，必先謹慎於內德的充實；內德充實，必能感召人才；人才聚集擁護，必然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會有財富，有財富才能供給眾人使用。可見德是根本，財是枝末。如果將本末倒置內外易位，這將會引動百姓爭奪利益。所以執政者致力於聚財斂貨，民心就會離散；執政者如果能散財於民照顧百姓，必然獲得民心，民心將聚合而服從命令。如果對他人說不合道理的話，他人也會以不合道理的話回應；財貨以不合道理的方法取得，也會以不合道理的方式失去。」可見天道好還，因果報應隨時來到，心地狹隘的斗筲小人，雖然有機會當官，卻只知道以地位勢力搜刮民脂民膏，很快地就會受到報應，不但自己身敗名裂，還會讓祖先蒙羞，貽害後代的子孫。

《大學》又載：「生養財富是有正當的途徑：生財的人多，耗費的人少；生財的人殷勤，消費的人節約。如此的作為，財富必然充

足。仁慈的人當能仗義疏財，以充實內德；不仁慈的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為了發財卻敗壞品德。從來沒有在上位的人喜歡施捨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卻不喜歡道義的；也從沒有喜歡道義，做事卻不能有始有終的；也不可能說儲存國庫的財富，不是屬於國君所擁有的。魯國的大夫孟獻子說：『士大夫家就不必去養豬雞，卿大夫家就不必養牛羊，各國的諸侯就不應該任用會搜刮民財的家臣。與其任用會搜刮民財的家臣，寧可任用盜用主人財物的家臣。』這就是說，經營一個國家，不應該只注重眼前的小利益，更應該要注重道義的大利益。掌理一個國家，卻只注重聚斂財貨，這必然是出自小人的計策。然而國君卻還以為這種小人是好人，就讓他去處理國家大事，其後果必然是天災人禍一起降臨。此時雖然有賢能之士想要幫助，也已經沒有辦法挽救了。這就是所謂治理國家，不可以聚斂財貨為利益，應該以施行道義為永久利益。」是以從政者必須要有為民服務的心理準備，才不會見錢眼開，成為近利無義的斗筲之徒。

《論語‧子路篇》記載，子夏當莒父的邑宰（等同縣令）時，向孔夫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夫子說：「做事不可要求速成，不可只顧小利。想要快速完成，就不容易圓滿達成目標；只顧盤算小利，那大事就不能有成就。」斗筲之人心胸狹隘，眼光短視，難有宏觀，必然因小失大，因私廢公，這種人從政，只能讓政治更為混亂，百姓生活更加困苦而已，那與有宏觀的士人相比，何止天淵之別。

要服務眾人，先將自己的品德培養好，古德有《善養》好文一篇，可為我們培養品德的座右銘：

父母要奉養，子女要教養；
身體要保養，感情要培養；
飲食要營養，生病要調養；
講話要涵養，做人要修養。

37 必也狂狷乎

【原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不得中行必也狂狷　孔子教學有所量權
狂熱之人過於進取　有所不為尚可滿圓

孔夫子說：「我得不到中道而行的人才加以教導，也只好教導狂狷的人才了。狂者還知道進取，狷者還知道道有所不為。」

中庸之道乃是本性的自然流露，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前不後、不快不慢、不輕不重……等等的大公至正之道，是如來本性的至善之道，我們人人本具的佛性原是如此，只因受到人間塵慾的習染，從此偏離正道而落入輪迴，長時浸淫在無常的苦海中，難以

出離。古聖仙佛憐憫眾生，於是留下許多智慧的經典，引領世人出離苦海。由於世人沉迷於五光十色的幻境中，本性受到覆蓋，無法展現智慧的功能，以至於難以找回中庸之道，是以孔夫子在《中庸》感嘆說：「至高無上的中庸之道，人們不能達到的已經很久了。」分析其原因，孔夫子又在《中庸》說：「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推行，我知道了，聰明的人做得太超過了，愚癡的人做得不到位。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徹底明白，我知道了，賢能的人認知太超過了，不賢能的人智慧卻不足。世人天天都要飲食，卻是很少人用心去了解，其中真正的味道。」我們天天生活在大道之中，卻也不明白大道的真相。

當孔夫子證悟中庸之道後，想將如此至善的大道授與學生，在教導的過程中才發覺，沒能開啟本具的智慧，想要行中庸之道，比登天要難，所以才要因每個人智慧覆蓋程度不同，就其智愚不等而因材施教。因此在《中庸》說明中庸之道難以推行的原因，並舉舜帝開啟智慧的方法，以為我們的參考，他說：「舜帝真是一位大智慧者啊！舜

帝喜歡在遇到問題隨時提問，而且喜歡觀察切身的語言。經常隱藏他人的缺點而宣揚他人的優點，對於處理百姓的事情，經常考量兩方面的意見，取決於雙方都能適合的中道，這就是舜帝的處事風格啊！」

魯定公十五年（西元前495年），孔夫子周遊列國來到陳國，暫時居住在司城（官職相當於魯國司空）貞子的家中。貞子是陳國的一位有德君子，向國君推薦孔夫子在陳國任職領薪水，三年期間不被重用，有寄人籬下的感覺，於是在魯哀公二年（西元前493年）初，失落的離開陳國。因此在《論語‧公冶長篇》記載：孔夫子在陳國感嘆的說：「回魯國去吧！「回魯國去吧！我魯國家鄉的弟子，懷有很大的志向，但歷練上仍是不足；他們的學養頗有成就，但尚不知道矯正自己的缺失。」狂狷之人，孔夫子在此章作了詮釋：「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不合於中庸之道，所以必須教育，才能調整其缺失而回歸中道。

台灣俗語說：「仙人打鼓有時錯，腳步踏錯誰人無。」人非聖

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有機會來當人，讓我們能改善缺失，以回歸聖佛仙真的本位，是以明理人當要善用機會，尋找善知識向他們請教，努力學習修心以淨化本性，才有機會回歸正道。

因而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人事物時，好好檢視自己的缺失，必能明心見性而回歸本位。在此有濟公活佛的《修道》聖文一篇，可供我們淨化本性：

我們是修消冤解孽的道，而不是修無病無考的道；
我們是修智慧覺照的道，而不是修一帆順風的道；
我們是修明理通達的道，而不是修有求必應的道；
我們是修了劫還鄉的道，而不是修躲災避難的道；
我們是修超生了死的道，而不是修永生不死的道。

38 不可作巫醫

【原文】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孔子舉例南人有言　人無恆心功能難顯
沒有資格去當巫醫　做事有恆重在實踐

孔夫子說：南方的人有句話說：「一個人如果沒有恆心，不可以當巫醫。」

俗語說：「有恆為成功之本。」做任何事情，難免會遇到許多料想不到的挫折，在挫折中必須要堅持面對，想辦法去處理解決，必然可以學到許多經驗，增長許多智慧，雖然關關難過，卻能夠關關通過，終有成功的機會。最怕的是遇到困難就停下腳步，不敢也不想去面對，如此的作法，絕對見不到成功的結果。滴水穿石、聚沙成

塔、積少成多，所靠的是永恆的毅力。是以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世上沒有白吃的午餐，要想得到美好的果實，必須自己勤於栽種。從春天的播種、灌溉，夏天的除草、施肥，秋天才有美好的收穫，冬天才得以享受成果。可見任何事情的成功，永續經營的恆心是少不了的條件。

在古代醫術、科學尚未發達時，靠著巫師來解決問題，是當時的風氣，形成巫醫在社會上佔有重要的份量。尤其在魯國南方的宋國，乃是殷商的後裔，殷商素來重鬼神。當時的巫師在社會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人們在平時生活上出現問題，或者健康上出現問題，通常找巫師來占卜或醫病。如果當巫醫沒有足夠的知識與技術，或者學習與鬼神溝通的能力，就無法替人解決問題，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又有人說南人是指南蠻地區的人，文化不發達，當然就會依賴巫師處事及醫病。當然巫醫在累積處理事情與醫病的經驗，必須要有恆心去學習，還要有耐心去應對，才

能受到他人的信任與尊重。

古今中外許多有成就的名人，在其人生的經歷中，都有對恆心的體悟，茲列幾則與大家分享：

李斯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

貝多芬說：「涓滴之水中可以磨損大石，不是由於它力量強大，而是由於晝夜不捨的滴墜。」

列別捷夫說：「平靜的湖面，練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環境，造不出時代的偉人。」

楊振寧說：「只要持之以恆，知識豐富了，終能發現其奧秘。」

陳景潤說：「學習要有三心：一是信心、二是決心，三是恆心。」

荀子說：「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土耳其諺語：「恆心架起通天路，勇氣吹開智慧門。」

俗語說：「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修道修心，以至清淨心性，才得以回歸聖佛仙真的本位，其中不可缺乏的就是永恆的信心與毅力，才得以達成。濟公活佛也多次教導我們成就聖佛果位的方法，在此又告訴我們修行的秘訣，並且要在平時生活中，永懷信心去學習，才有成功的一天：

一指點開明妙玄，誰能出不由戶焉；
二六時中懷忠恕，自覺覺他臻滿圓；
三清四正始終守，學修講辦服膺拳；
五氣朝元精神振，克明峻德性光鮮；
六道輪迴生與死，一齣戲劇人生演；
七情六慾皆掃盡，無私無我表地天；
八方四面眾生渡，苦口婆心再成全；
九拿十穩道務展，宏揚四海真理宣；
十字架中藏玄牝，溫故知新達本源。

39 不能恆其德

【原文】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孔子稱讚此語甚善　易經恆卦九三爻談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欲為君子此話須參

孔夫子接著說：這句話說得很好！《易經·恆卦·九三爻》說：「德行不恆常，恐怕要承受被羞辱的後果。」

《易經·恆卦》是《易經》的第三十二卦，排列在《咸卦》之後，《咸卦》乃下經之開頭，咸是感應，恆是永久，表示人間家庭由男女感情相應而結成夫妻，希望從此永結同心白頭偕老。男女結婚組成家庭，必須相親相愛、互助合作，讓生活永遠充滿著幸福，這才是人道圓滿的基礎。《恆卦》卦辭載：「恆：亨，无咎，利貞，利有

攸往。」說明了恆久之道，就是要能亨通，自然就不會產生過失與怨咎。如此與人和樂相處，心意相通，是因彼此都在正道上來往，才不會產生衝突與障礙，有利於往前去運作諸事，自然能有所收穫。做事要有恆心，才能有所成就。一生立志於修道，才得以成就聖賢。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自述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是孔夫子成聖的過程，志於學，恆於修，誠於心，淨本性，以至於成就聖人。

《恆卦》彖辭說：「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簡要的說，恆就是恆久，陽剛居上而陰柔處下，震雷與巽風相互參與，巽順而行動，剛柔都能相應，所以稱為恆。恆常可致亨

通，沒有過錯，利於固守正道，是能長久行於正道的緣故。天地運行之道，能夠恆久而不停止。利於有所前往，終了之後才會有新的開始。日月得居天上，才能夠長久照耀；四時有了變化，才能永久成就；聖人能夠恆久推動正道，才能夠使天地萬物化育成就。從恆卦的卦象來觀察，天地以及萬物的情狀，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可見永恆之中，有周而復始不斷往前進行，永不停止的含意，以展現大道生生不息的作用。

《恆卦》九三爻：「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簡要的說，九三爻說：「不能恆久持行常德，有時會受到羞辱，要固守正道，以防遺憾的發生。《小象》說：「不能恆久守其常德，就沒有容身之處了。」濟公活佛鼓勵修道士要有信心與恆心，在道業的聖事上才會有成就，其內容如下：

立志向道者，當不斷變化自己的氣質；
立行真理者，當不斷奉獻自己的力量；
立心修持者，當不斷蠲淨自己的惡習；
立命配天者，當不斷固守自己的本份；
立人正己者，當不斷樹建自己的典型；
立德進業者，當不斷充裕自己的涵養；
立愿渡眾者，當不斷廣發自己的慈懷；
立言敷教者，當不斷精進自己的道學；
立定方針者，當不斷疾向自己的目標；
立品向上者，當不斷求全自己的人格；
立君子範者，當不斷上達自己的修為；
立本務實者，當不斷無愧自己的良知。

40 不占而已矣

【原文】 子曰：「不占而已矣！」

孔夫子於此給評論　沒有恆心不占受困
如能時時反復占卜　保有恆心不會受損

孔夫子說：「那沒恆心的人，可能沒有看過這句占辭。」

所謂「占」者，卜與口的結合，卜字是丨（讀滾）與丶（讀主）的結合，丨通天地人三才，丶為一點靈通三界，口為述說或出入口，所以占為靠一點靈通三界，明白述說事理的真相，以明白真理的出入訣竅。其實古聖人占卜，是為了明白真理的實相，如果已經明確就不用再占卜了。因而孔夫子在此說：「不占而已矣。」是在告訴我們占卜的意義，以及占辭的內容，都是指向必須有恆心去探究易理，才

能對於解決事情有所效果。是以「不占」的意思，有不知道占卜的言辭，或者知道言辭並不了解，或者了解並不去實際印證，所以於事無補，這都是沒有恆心，未達究竟半途而廢的現象。

《繫辭傳》說：「聖人藉著蓍龜占卦，以顯示大道神通變化廣大無邊，藉以教化世人提升德行。因此，仁者所見仁的一面，所以稱道為仁；智者見到智的一面，所以稱道為智。百姓天天生活在大道之中，卻不知道；大道鼓動萬物的生機，出自於無心，不像聖人具有憂國憂民的感觸。這個大道的聖德與大業，實在太偉大了。由於大道能使萬物都富有，所以稱為大業；由於能使萬物產生日新月異的變化，所以稱為聖德。能使天地萬物不斷生長，稱為易；成長萬物的功能，稱為乾；效法大道的功能稱為坤；究極爻象理數，以測知未來的變化，稱為占；通達爻象的理數，以預知人事的變化，稱為事；陰陽變化的主宰難以測知，稱為神。」可見占卜的功能，在於明事理應人事，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古聖創易不外乎引導我們明事理之外，尚

要能夠在平時生活中永恆實踐，才能見其功效而有益於國計民生。

聖人對於《易經》的傳述，有其重要的意義，我們可從《繫辭傳》中明其端倪：「聖人觀察萬物以畫卦，根據卦象以文辭記述，藉以說明吉凶的道理。再從陰陽剛柔互相推移，來觀察其產生變化的跡象。所謂的象，是在說明卦象的作用；所謂的爻，是在說明變化的情況；所謂的吉凶，是在說明人生的得失；所謂的悔吝，是在說明所犯的小瑕疵；所謂无咎，是要我們善於改過自新。所以繫辭上所說的吉凶，是指人事上得失的現象；所謂的悔吝，是指心中憂慮的現象；所謂的變化，是象徵陰陽的進退；所謂的剛柔，是象徵晝夜交替的現象。由此可見，六爻的變動，是表明天地人三才調和的方法。」

《繫辭傳》又記載：「聖人製作《易經》的四大特點：把《易經》應用於言教上，是取法於繫辭；把《易經》應用於行動上，是取法於爻變；把《易經》應用於製作器物上，是取法於卦象；把《易經》應用於卜筮上，是取法於占數。是故君子將有所作為、有所行動

時，必占卜以求問於繫辭所言，其受命占卜的人，也要如同接受天命一樣，接受其指導，不分遠近幽深，有如響應聲一樣快速。於是能如神明般知道未來，這如果不是易理中，具有天下至為精明的功能，怎會有如此的功效呢！」能以誠心永恆探究易理，自有通神測知的能力。

修道修心，淨化心性於日常生活中，必須要有恆心，遇困更要能有毅力堅持，通過重重的考驗，才能達於無極至境。濟公活佛告訴我們恆心學道，自有成就，以下列幾句話鼓勵我們：

沒有不進步，只有不邁步；
沒有不成功，只有不用功；
沒有不成就，只有不屈就；
沒有不回頭，只有不低頭。

41 君子和不同

【原文】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說明君子風格　不結私黨卻能諧和
小人反是善於結黨　只為私利貪婪不捨

孔夫子說：「君子的行為能做到和諧而不結黨營私，小人的行為卻是結黨營私而不和諧。」

君子必須有相當的素養，才堪稱為君子，儒家以為君子要有高超的人品，如此的稱號，必須在平時生活中去理解實踐，才能有別於小人，在《四書》中對於君子與小人的區別，有多處的說明，因而崇尚儒家思想者，當要在此多加鑽研參究，才得以明理實修，以達到名副其實，並非只是沽名釣譽。孔夫子在此章談到君子與小人的區別，

在於「和」與「同」。和者大公無私，與人打成一片，沒有太多的私心，一切以大眾為考量。同者，在此是含有徇私苟同、同流合污的意思，這乃是私心作崇所產生的現象。所以孔夫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胸寬廣，公心一片，不曾分別，一視同仁，仁民愛物。小人心胸狹隘，眼光短淺，與惡人同流合污，造成惡果的共業。

君子的特性善與人同，平時做事不以私心為重，展現其和諧的精神，孟夫子在《孟子・公孫丑上篇》說：「子路別人告訴他的過失，他就高興；禹帝聽到好的言論，就給他禮敬。大舜更是偉大，遇到善事就能認同，捨棄自己的不足，學習他人的長處，樂意學取他人的長處，來改善自己。從他種田、燒製陶器、打魚，一直到當帝王，沒有不是採取他人的長處，來改善自己，是形同幫助別人行善啊！所以君子的美德，沒有比幫助別人行善更偉大的了。」《大學》載：「《尚書・周書・秦誓篇》說：『如果有一位大臣，忠厚老實，雖然沒有什

麼特別的才能，但他的心胸寬廣，具有容人的肚量。別人具有才能，就如同自己具有一樣；別人的才德兼備，他能心悅誠服，不只是從口頭表達，還能打從心中讚賞敬仰。如果延攬這種人才來參與治理國事，就足以來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是可以為人民造福利的。相反的，別人具有才能，他就嫉妒厭惡；別人才德兼備，就想辦法要將他打壓排擠，使這些人不能施展能力，無論如何都不能容人。如果任用這種人來治理國家，不僅不能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而且把國家帶向危險境地。』」可見君子以公治國，國家可欣欣向榮，人民可安和樂利；小人以私治國，結黨營私，排除異己，必然將國家帶向衰亡，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從此章可見，君子與小人的分別，在於公心與私心用事而已。公心私心都是心的作用，因而在平時生活中，待人處事時，最容易展現公心與私心，是以平時要多檢點反省自己，己心如果偏私，將會落入無窮的惡報輪迴，等於給自己及子孫埋下禍根，何苦要如此作為陷害

自己於苦海呢？濟公活佛有《認理修道》一篇，可為我們脫離苦海，走向天堂的指引：

認理修道，不離其根本道德倫理；
認理修道，不離其自我反省懺悔；
認理修道，不離其除虛榮返樸素；
認理修道，不離其視貧富平等心；
認理修道，不離其借相明理破相；
認理修道，不離其道統研其根源；
認理修道，不離其飲思源勿忘本；
認理修道，不離其五教聖經典篇；
認理修道，不離其予天心為中心；
認理修道，不離其剷人情存天理。

42 鄉人皆好之

【原文】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子貢請問夫子觀點　鄉人喜歡有何意見
夫子回答未必是好　眾人或盲怕有所偏

子貢問說：「鄉里的人都喜歡他，這種人如何呢？」孔夫子說：「這種人還不能說他是好人。」

俗語說：「知人知面不知心。」是以想以貌取人，總會有受騙上當的情況。雖然古德常勸人要隱惡揚善，但總不能是非不分、事理不明，不分青紅皂白去盲從。我們可以不妄斷是非，但不能不明是非，給有心人機會，利用他人的善良而犯下悲慘的果報，給人有行惡的機

會，那也是沒有智慧。充分信任人，是一種對人的尊重，一旦發現其人有言行不一的情況，就要懂得善處，依其不同的狀況，做適當的處理，不可為了面子，一味表現自己的忠厚老實，最後卻演變成害人害己的局面，也是不應該的。

孔夫子的學生中，宰予與子貢同被列為十哲中的言語科，然而從《論語》的篇章中，也不少地方提醒他們，可見要能做到言行如一，其實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必也時時刻刻檢點反省自己。如《公治長篇》子貢說：「我不願意別人加在我身上的事情，我也不會去加在別人身上。」孔夫子說：「賜（即子貢）啊！這不是你所能做得到的。」《憲問篇》子貢批評他人，孔夫子說：「賜啊！你自己很賢能嗎？自我檢討猶恐不及，那有閒功夫去批評別人呢？」《公治長篇》宰予白天睡覺，孔夫子說：「腐朽的木頭就不能再雕刻了，骯髒的泥牆就不能再粉刷了。我對於宰予，還能夠責備他什麼呢？」接著又說：「剛開始我對人的看法，聽他所說的話，就相信他的行為。如今

我對於人的看法，聽他說的話還要觀察他的行為。這是由於宰予的行為，使我改變對人的看法。」

偶而的言行不一，如此的疏忽，總是難免，但經人提醒，如果還硬要堅持而不改善，實在不應該，何況有人存心設計騙人而使人落圈套，那就是存心造惡。在社會上待人處事誠懇忠厚信任，是做人必要的條件，然而在末法時期，人心不古，招搖撞騙欺詐不實的事例，經常會在生活中出現，因而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無。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子張問明智之道時說：「有如水滲透而不自覺的讒言，有如親身感受而深受感動的訴冤，都不會受到蒙騙，可說是明智了。這種滲透心裡的讒言，以及能感動人的訴冤，都能識破而行不通，可說是見識深遠了。」

一般人容易人云亦云的盲從，如果未能仔細去探究，很有可能乍聽之下很合乎道理，但只要再思考一下，反覆探討，必然可找到其缺失，因其不合乎邏輯性，這是由於心智受到蒙蔽的緣故。因此，濟

公活佛提醒我們「不明理焉修道」、「修道修心」，這是救回自己靈性的妙訣，才不至於在末法時期受到邪教邪理的蒙騙。末法時期道劫並降，道以渡化有緣，劫以考道幫助修道士成就，因而能找到明師指引，是末劫年很重要的事情，才不至於自己走錯路。濟公活佛有《人心之最》之善文教導我們：

最難的突破是心的成長
最苦的掙扎是心的執著
最沉的壓力是心的枷鎖
最快的解脫是心的放下
最高的境界是心的智慧
最寬的淨土是心的涵養
最真的享受是心的清淨
最美的人生是心的覺悟

43 不善者惡之

【原文】「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又問鄉人皆惡　夫子看法又是如何
善者好之不善惡之　如此見地必有所得

子貢又問說：「鄉里的人都討厭他，這種人如何呢？」孔夫子說：「這種人不能說他是壞人。倒不如同鄉里的好人都喜歡他，壞人都討厭他，如此才能稱他是好人。」

末法時期，由於人心已受到紅塵諸多慾望的污染，導致本性無法發揮作用，習性起而代之，回天之路已被自己累劫所積的業力塵封，難以找到回天的道路，從此生生世世留戀於六道輪迴。對於正道早已

不知去向，用自己的意識心行事，常有意想不到的災難等著我們去遭遇。如果我們只在意別人對我們的尊重，卻沒能有真正的條件受人尊重，尊重變成了為了取得名利情的造假手段，如此的社會，不混亂也很難。所以孔夫子在此章提醒我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如此才不會成為德之賊的鄉愿。

社會上對好人好事的表揚，本來是要鼓勵大家多多行善，但如果這種善舉被有心人利用了，反而成為害人的不善之舉。能夠明白人間萬事萬物萬象的對待，並且能夠超越，才能達到無為與不爭的最高境界，正如老子在《道德經》所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世人喜歡有為，希望獲得更多的名利情以裝飾自己，藉此得到他人的重視與稱揚讚歎，不知道藉此有為以修無為之道，因而落入善

惡輪迴之報而難以出離，給自己的靈性帶來諸多的困擾而難以清靜，終究無法契入涅槃的至善地。

《繫辭傳》載：「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個性相同者比較容易相處，因此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說法。善良的人總是喜歡與善良的人相處，並為善良的人說好話作證明，對於不善良的人常沒有好的評語，甚至於嗤之以鼻。不善良的人，對於善良的人，認為不同類型而加以排斥，甚至為了自己的利益或立場，不惜詆毀善良的人，因此也不會對善良的人說讚歎的話，是以孔夫子才如此說。

學習聖佛行於正道，剛開始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行正道必先有正念，正念出自於正心，這是修行非常重要的步驟，正是《大學》所載：「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心為萬法之源，釋迦牟尼佛說法不離心，其傳有《修行境

界》一篇，不外在心念著手：

西天遙遠，近在眼前；
十萬八千，一念之間；
本來不二，如是法印；
微笑心傳，稀有世尊；
不名如來，是曰如來；
不來不去，如如自在；
音聲求我，自性迷昧；
以色見我，邪道行哉；
金剛真經，不在紙上；
惟是性海，自見如來。

44 說之不以道

【原文】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孔夫子說易事難悅　君子風範時自警覺
取悅不正心不歡喜　用人以才最為正確

孔夫子說：君子容易侍奉但難以取悅於他，如果取悅於他不以正道，是不會喜悅的，等到用人時，依其才能而任用人。

君子平時能夠做到實事求是，這是由於他有優良的品德與智慧，絕對不會意氣用事，違反常理去待人處事。與人相處總能表達其言行和諧的態度，對於他人過分的恭維，也只會平常心面對，不會因為他人的吹噓拍馬而上當；對於他人無理的批評，決不會與其爭論，做出

無謂的言行，惡言相向以反擊。君子總是彬彬有禮，不在言行舉止有暴走的情形。對任用人的態度，總是適才適用，不因有仇而廢之，不因親近而濫用，誠如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的風度在平時生活中展現出來，而不是有特別的時處讓他表現，其風格渾然天成，一切依乎中庸之道行事，並沒有特別怪異之處，正如孔夫子在《中庸》所說：「平時喜歡追求偏僻的道理，做一些怪異的行為，後世的人或許有人稱述欣賞，但我是絕對不會做的。做為一位君子，應該遵循正道去做，至於半途而廢，我也絕對不會停止的。君子是要依循中庸之道行事，雖然一輩子默默無聞不為人知，也不會後悔，如此的作為，唯有聖人才能做得到。」

君子之道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無論大小事都可靈活應用，圓滿其事，從個人到家庭，從社會到國家，從夫婦的小智，到聖人的大智，君子都要學著去了解與培養，以期達到理事圓融、融會貫通。

《中庸》說：「君子之道既廣大又微細，在淺顯的部分，連愚昧的匹夫匹婦都可知道；在深奧的部分，就連高智慧的聖人也有所不知。普通的男女雖不賢明，也能實行君子之道；但到最高的境界，就連聖人也不能做得到。天地雖然如此大，但世人仍有不滿足的地方。所以君子說到大，就連整個天下也載不下；說到小，天下也沒有能夠破解的。《詩經‧大雅‧旱麓篇》說：『淵鳥飛翔在天空，魚兒跳躍在深淵。』這話在說明，對於上下能夠觀察分明。君子之道，從匹夫匹婦的小知小見，到最高深處，都要能夠徹底觀察天地間的萬事萬物萬象。」君子能夠有如此的見識與修為，當然在平時應事可以游刃有餘。

大道就在日常生活中，任事的智慧也得要看每個人的能力。君子有足夠的智慧分析事情，有足夠的耐性去面對事情，有良好的品質去經營事情。這都是平時在待人處事中歷練出來的，君子能勇敢面對，細心分析，耐心等待，不厭不倦，有錯即改，不將過錯歸咎於他人，

且能善用機會磨練自己，借境練心，借事磨練，以此增長智慧，當能駕輕就熟之後，自然遇事能順暢通達。是以孔夫子在《中庸》說：「大道從沒遠離人，是因世人不明白而使大道遠離我們，於是難以行於正道。」《詩經・豳風・伐柯篇》說：『削木作新斧柄，拿著舊斧柄在眼前對照，就不會失去準則。』拿舊斧柄當樣品，去做新斧柄，如果稍微看走眼了，也很容易與原斧柄大不相同。所以君子要以人倫道德來治理百姓，只要能夠改過向善就可以了，推行忠恕之道，離正道就不會很遠了，也就是自己所不願的事情，就不要施加在別人身上。」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此人性化的作風，正是君子應有的風範。

學習君子之道，古佛有如下的叮嚀：

學道如稻穗，知謙低；修道如打鐵，耐磨勵；

講道如芝蘭，芬芳積；辦道如救災，當及時；

行道如行舟，自奮起。

45 其使人求備

【原文】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孔子分析小人特色　難事易悅沒有品格
取悅不正合其口味　用人求備卻不負責

孔夫子繼續分析說：小人難以侍奉卻容易取悅於他，取悅於他雖不是正道，也會喜悅的，等到用人時，卻處處要求完備。

君子行事大公無私，不以個人利益為考量，處處皆以公為主，對於他人是否對他尊重或巴結，並不很在意，在意的是有否合於公理，所以容易侍奉。由於自己的信念堅定，想要以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手段來誘惑或巴結他，使他放棄原則來配合你，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當他

要用人時，唯才是用，並不因人情或靠關係而改變他的主意。但是小人私心用事，唯利是圖，為了自己的名利，經常改變自己的原則，這種人真的很難侍候。但當你摸清他的底細與嗜好，懂得投其所好而取悅於他，不管是合理或不合理，必然能得到他的首肯而獲得利益。當要用人之際，經常隨興要求別人要合乎他的條件，讓人難以適應。其實他就是想用此法來操控他人，只要合他意，沒有才能也可以，只要不合他意，就是具有神仙的智慧也不管用，所以其要求的完備，隨時依其情緒標準而經常在改變的，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小人之所以稱為小人，是由於其心胸狹隘，見識淺短，私心用事，結黨營私，成為破壞團體的敗類，雖然有時會得勢於一時，但終究邪不勝正，會被時代所淘汰，眾人所唾棄。可見君子與小人之別，君子誠實大公無私，小人欺詐結黨營私，端看用心誠信與否，有否欺騙自己的良心，誠如《大學》：「所謂的誠其意，就是不要欺騙

自己，有如厭惡特臭難聞的東西，有如喜愛美好的形色，這就是所謂的自性流露，法喜充滿，知足常樂的心境。所以有品德涵養的君子，必須謹慎於內心未顯現的缺點，在他人未見之時，就要自己謹慎反省。無德的小人，平時居心不良，所作所為自然就不善，因而為了滿足私慾，只要能夠達到目的，沒有什麼行為做不出來的。一旦見到光明正大的君子，必然感到羞愧害怕而躲藏遮掩，將其不良的言行掩蓋起來，盡力表現善良的一面。但此等小人卻不知道，他的言行心思在別人的心目中，已經被看得清清楚楚了，有如看到他的內心一樣，如此的情況又有何利益呢？這就說明了人的本性是真誠的，是不會虛假的。在心上存什麼念，言行必然會老實的反應出來，這就是相由心生的道理。所以君子在獨處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不要以為他人看不到，就無所忌憚。曾子說：『猶如十隻眼睛注視著，十隻手指指著，這是多麼嚴謹的事情啊！』富可修飾房屋，道德可滋潤身心。心胸能寬闊，體態自安詳，所以君子要能夠誠其意。」

君子與小人，同是人為，欲脫離小人而成就君子，濟公活佛的《立身行道》一文，可說是平時修道的好伴侶：

夫立身行道，常能
功成而不居功，感恩而不苛求；
讚美而不中傷，檢討而不責備；
失敗而不喪志，勇敢而不草率；
自信而不任性，正直而不奉承。
留一分寬厚以待人，留一分嚴謹以修己；
留一分仁心以愛人，留一分寬容以恕己。
行合中庸發而中節，自能隨遇而安，
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也。

46 君子泰不驕

【原文】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小人分別之鑰　君子舒泰卻不驕傲
小人驕傲卻不舒泰　孔子分析讓人明曉

孔夫子說：「君子的態度，安詳舒泰而不驕傲；小人的態度，驕傲而不安詳舒泰。」

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在於其存心不同，思想觀念不同，其所展現出來的言行舉止也不一樣，待人處事的態度也有差別。同樣是人，卻有不同的稱呼，不同的稱呼來自於個人的作為不同，給人的觀感也各異。猶如人人本具佛性，何來智愚之分別呢？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這菩提般若的智慧，世人本來就具有，只因心中

迷惑，不能自己了悟，必須靠著大善知識的開示、引導，才能見到本性。應當要知道，無論是愚癡的人，或者是有智慧的人，所具有的佛性，本來就沒有差別，只因每個人迷惑或了悟的程度不同，所以才有愚癡和智慧的不同。」

《孟子・告子上篇》記載：公都子問說：「同樣是人，為何有人是大人，有人是小人呢？」孟夫子說：「能為大體著想的是大人，只為小體著想的是小人。」公都子又問：「同樣是人，為何有人為大體著想，有人為小體著想呢？」孟夫子說：「耳朵、眼睛這些器官不會思考，會被外物所蒙蔽。這眼耳與外物一接觸，便會受到誘惑罷了。心的功能可以思考，思考就會有所得，不思考就一無所獲。這就是上天賜給我們的，只要將大體的良心建立好，那麼這些各部分的小器官，就不會奪走良心，這樣就能夠成就大人了。」大人為大體著想，就是君子的作為，如此心胸寬闊，當可過著舒泰的生活而不驕慢。小人為小體著想，心胸狹隘，見識淺薄，難以有心安舒泰的日子可過，

稍有成就驕慢就在言行之中藏不住，是以孔夫子說：「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君子心地純潔，自然心胸開朗坦蕩；小人心地暗昧，自然心常憂患戚戚。」一樣是人，為何君子可以坦蕩呢？是因君子有智慧，知道唯有心胸坦蕩，才能擁有優良的生活品質，心中才得以舒服泰順。小人也想過著好日子，只是智慧不足，以為擁有名利情以傲人，才是最好的享受，其實這種不正確的觀念害慘了多少世間人，窮其一生去追名利的外相，卻無法享受最可貴的平靜。因為小人想以名利在人前驕傲，享受自以為是的虛榮，不知這種短暫的快樂，常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患，終究以悲慘收場，怎會不長戚戚呢？

慈悲心也是分別君子小人的方法之一，欲改變小人的作風，成為君子的風範，南海古佛提供《慈悲》一文，可為修行的參考：

慈悲眾生苦，眾生因苦而迷失；
慈悲眾生樂，眾生因樂而失德；
慈悲眾生得，眾生因得而執得；
慈悲眾生失，眾生因失而迷癡；
慈悲眾生私，眾生因私而顛志；
慈悲眾生執，眾生因執而狂癡。

慈悲一切有執念，因有執而生癡；
因癡而生妄想，而入墜落。
因執著者，而生一切妄念，而入生生死死之迷途。
若曉修心，斷一切有為，除一切有形，
便可得無邊無量之功德。
功乃因，德是果，明因種德，觀照己心之菩提，
便生妙有之智慧，可證菩薩也。

47 剛毅木訥仁

【原文】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孔子說明有關仁道　剛毅木訥具備周到
剛健果斷樸素信實　這些品德仁道中找

孔夫子說：「剛健、果敢、樸素、信實，接近仁道。」

仁為仁義禮智信五常德之首，為建造人倫基礎的重要項目，乃回天積德不可或缺的條件。仁者，二人也，簡而言之，兩個人之間的事，《大學》載：「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做好自己的本分，演好自己的角色，就是在修道。可見道就在日常生活中，為人君王等領導人物，應該盡力做到仁慈；為人臣子等部屬人員，應該盡力做到誠

敬；為人子女，應該盡力做到孝順；為人父母，應該盡力做到慈祥；與國人朋友交往，要盡力做到誠信。如此各盡己職，家庭必定和樂，社會必定穩定，國家必定安康，百姓必定幸福。由此可見仁德的重要性，孔夫子在此章告訴我們：「剛毅木訥，近仁。」也就是在待人處事中，能做到剛毅木訥，就是仁德的表現。

剛毅是指身心靈的健全，這是明理實修找回本具智慧者，才能達到的境界，能夠明理才不會迷惘，遇困障能隨時突破而不受阻礙，有足夠的毅力果斷決事，才不至於延誤時效，精確達到目標。在修道的過程中，才不至於攀緣著境，中途受到誘惑而徘徊不前，造成半途而廢的情形。木訥是指心境的清靜，雖不多言卻能專注於事，常展現驚人果斷的辦事能力，誠如《論語•公冶長篇》記載：有人說：「冉雍本性仁厚，但不善於言詞表達。」孔夫子說：「待人處事何必要巧言善辯呢？用善辯來應付他人，經常會惹人討厭。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但又何必用巧言善辯來應付人呢？」巧言善辯的人通常是愛面子

自私自利的人，不會顧慮到他人的立場與感受，當然無法得到他人的認同，與仁德當然摸不著邊了。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說得到要能做得到，才是仁心的表現，剛毅木訥，雖未達到仁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可接近仁德了。

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做為一個人，平時要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然而會冒犯長上，這種情況是很少的。不喜歡冒犯長上，然而會作亂造反的，是從來不會發生的。君子致力於本性的淨化，建立穩固的根基，正道善德自然從此處生起。這人倫中的孝悌，就是培育仁德的根本啊！」剛毅木訥是有仁德者的素質，必然會展現在孝悌的人倫道德之上。仁德貴在實踐，不在口說，只是紙上談兵式的修仁德，於事實是沒有幫助的。

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不必憂患得不到職位，該憂患的是否有能力立足於職位上；不必憂患沒有人知道自己，只要盡力充實自己，他人自然會知道。」又說：「古代的君子不隨便說話，是怕

親身無法實踐而感到羞恥。」又說：「平時能夠謹言慎行，還會犯過失的人，是很少的。」又說：「君子說話要謹慎，然而做事要敏捷。」子游也在此篇說：「經常進諫君王，令其感到厭煩，必然招來侮辱；經常勸諫朋友，令其感到厭煩，必然會疏遠。」做任何事情判斷要正確動作要果斷，才會有良好的效果。木訥寡言不多說話，一旦說話，必然有效，才是有智慧的仁者之德。

仁者，性德的流露，必須內修淨化己心，才能有所得。濟公活佛提供《內心六度》的修法，可使仁德更為接近：

和顏悅色對待人，就是內心的佈施；
不說他人之是非，就是內心的持戒；
聽聞謗語不瞋恨，就是內心的忍辱；
修改脾氣和習性，就是內心的精進；
遇事能平心靜氣，就是內心的禪定；
有勇氣面對煩惱，就是內心的智慧。

48 可謂之士矣

【原文】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請問士者之謂　孔子回答切偲可貴
士者風格怡怡如也　切切偲偲怡怡相會

子路問說：「要如何才能稱為士人呢？」孔夫子說：「要能互相切磋勉勵，還能和顏悅色待人，就可稱為士人了。朋友之間要能互相切磋勉勵，兄弟之間相處要能和顏悅色。」

在古代能稱得上「士」，都必須有一番的修養與作為，在品德能力上有一些基礎才可。在《論語》中，在其他的篇章有關「士」的記

載，茲列於下，以供大家參考：

《**里仁篇**》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述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泰伯篇**》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顏淵篇**》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路篇**》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

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憲問篇》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衛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微子篇》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又載：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載：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子張篇》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本章是子路問：「如何才能稱為士人？」孔夫子就其個性而給與回答，由於他是一位比較魯莽衝動的人，希望他在平時待人處事，能夠多切磋溝通，並以和諧的態度，以免生起不必要的摩擦，才是成為士人應有的觀念。朋友之間要互相切磋勉勵，兄弟姊妹之間要能和睦相處。切切偲偲（讀思思），就是互相切磋勉勵，這是朋友之間，應有擁有的道義與相處的態度。怡怡，就是和顏悅色，這是兄弟姊妹等手足之情相處的方法。

49 可以即戎矣

【原文】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孔子分析善於領導　教民七年服從周到
從軍作戰保衛國家　勇往直前努力創造

孔夫子說：「善於領導的人教導百姓七年，也就可以從軍作戰保衛國家了。」

我們因為業力與願力的驅使，所以來到人間，以完成了業與了願，才得以回歸本位。也就是說，我們本來的心性是清淨的，只因受到外境的污染，才造成輪迴的現象，輪迴是要我們利用機會修道修心，以淨化心性，才得以回歸本位，所以達摩大師在《血脈論》告訴我們：「這顆心從無始以來，經過無數的大劫，與如今所擁有的這

顆心沒有分別，未曾有過生死，也不生不滅，也不增不減，也不垢不淨，也不好不惡，也不來不去，也沒有是非，也沒有男女的相貌，也沒有僧俗、老少、聖凡的區別。也沒有佛，也沒有眾生，也沒有修行證悟，也沒有因果，也沒有筋骨力量及相貌等名相。猶如在虛空中，要取也不能，要捨也不能，山河石壁等物質不能障礙。可以隨時隨處往來出沒，自由自在神妙通達。能夠穿越五蘊山，可以渡過生死海，一切業力不能拘束這個法身。這一顆心性，非常微細奧妙，難以眼見。這個心性不同於形色的心臟，這個心性是世人都想要了見的。在這光明的境界中，能夠活動手腳的人，有如恆河沙數之多，等到問他為何能運動手腳時，總是不能說明。好像是木頭人一樣，只能接受動作，為何不知道操作的人是誰？佛說所有的眾生，都是迷惑的人，因造作業力而墮入生死河，想要出離卻沒能做到，只因不能了悟本性。」

《易經．乾卦．文言》載：「聖人作而萬物覩。」由於聖人的出

現，解讀了萬物的奧妙，才得以明白其中的道理。聖人的教導，是依據每個人累世所沾染不同的習性加以說明，並由每個人自己努力去實踐，才能有淨化心性回歸本位的效果。至聖先師孔夫子，在此章提醒我們，於有形的世界，要能保護好自己的國家，才會有良好的環境，提供我們修行回歸本位。否則在惡劣的環境，生存都不容易，那還有心思去修行呢？然而要建立健全的國家，必須從健全家庭做起，要健全家庭，必須要個人先健全。個人的健全要從修心著手，修心之要在淨心。七情六慾干擾心性甚大，因而必須要一一降伏，才得以找回本性，回歸正道，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善人者，善於引導世人的明師；教民者，教導眾生使從習性中覺醒；七年者，脫離七情的沾粘牽絆；即戎者，戰勝情慾妄想執著。

即戎，是為了保家衛國而非侵略，戰爭是為了達到和平不得已而為；對於心性的維護，必須要戰勝慾望，心性才得以平靜，乃即戎之真義。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二章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為腹是要保護好本性的內德，謹慎於起心動念時，不追求外在的一切事物，以免於元氣受到損傷。平時要戰戰兢兢保持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的清淨，才不至於讓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變成六賊盜走心性中的元氣。

來到人間，必須要克服種種的困境，戰勝自己的慾望，清除妄想執著，才得以過著自在逍遙的人生，才不至於使自己的人生變成黑暗的，因而要知道，如何去經營快樂的人生：

快樂的人生，不在山珍海味上，在清和淡雅；
快樂的人生，不在盲目追求上，在真誠相待；
快樂的人生，不在別人的施捨，在自己爭取；
快樂的人生，不在遙遠的未來，在當下獲得。

50 以不教民戰

【原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至聖孔子分析解說　不教民戰等待戰果
如此領導可說棄民　不負責任實在不妥

孔夫子說：「如果派遣沒有經過訓練的百姓去作戰，可說是拋棄不負責任。」

領導者教導百姓作戰，是為了保護國家，不要被他國侵略，而能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如果只知道享受其領導的地位，而不去教導百姓如何保護國家、保護自己的家庭及身體，是不負責任的。然而有了富強的國家，安和樂利的社會，和睦相處的家庭，必須要有健全的身心靈，如此才會有正確的依歸，來到人間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的本

性，這就是《金剛經》所提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找回自己的本性，其價值之高，可列出幾則以供參究：

依據《依法出生分第八》記載：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

依據《無為福勝分第十一》記載：若善男子、善女人，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過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所得福德。

依據《如法受持分第十三》記載：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多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

依據《離相寂滅分第十四》記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即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依據《持經功德分第十五》記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又載：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記載：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千四百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記載：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記載：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

由此可見，生命的可貴，能夠善用生命找回自己的本性，是一生中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事情。古德有《生命》，指導我們善用生命的觀念：

生命的希望，來自一份發心；
生命的精彩，來自一份用心；
生命的深度，來自一份認知；
生命的寬度，來自一份無私；
生命的自在，來自一份淡然；
生命的喜悅，來自一份簡單；
生命的無悔，來自一份踏實；
生命的感動，來自一份真誠。